

金瓶梅詞話



藝文書房

金瓶梅詞話

第八冊

蘭陵·笑笑生撰

鑑賞叢書

據明·萬曆本
新北京藝文書房出版

鑑賞叢書

金瓶梅詞話

第八本・定價五角

(自)

全二十本・定價拾圓

康德十年三月五日印刷

康德十年三月十日發行

原著者 蘭陵・笑笑生

著作人 趙振興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

發行人 張松亭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

印刷人 武者彌三郎
新京特別市吉林大路五〇三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

發行所 藝文書房

電話(二)一三九二・振替新京四二一九

總發賣元：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印刷：滿洲軍援產業株式會社

金瓶梅詞話 第八冊 目次

第四十一回	西門慶與喬大戶結親	潘金蓮共李瓶兒鬪氣	五三五
第四十二回	豪氣欄內玩烟火	貴家高樓醉賞燈	五四五
第四十三回	爲失金西門慶罵金蓮	因結親月娘會喬太太	五五七
第四十四回	吳月娘留宿李桂姐	西門慶醉拶夏花兒	五七一
第四十五回	桂姐央留夏花兒	月娘含怒罵玳安	五八〇
第四十六回	元宵遊行遇雪雨	妻妾笑卜龜兒卦	五九〇

第四十一回 西門慶與喬大戶結親 潘金蓮共李瓶兒鬥氣

富貴雙全世業隆， 聯翩朱紫一門中。

官高位重如王導， 家盛財豐比石崇。

畫燭錦幃消夜月， 綺羅紅粉醉春風。

朝懽暮樂年年事， 豈肯潛心任始終。

話說西門慶在家中裁縫儂造衣服，那消兩日就完了。到十二日，喬家使人邀請。早晨，西門慶先送了禮去，那日月娘并衆姊妹，大妗子，六頂轎子一搭兒起身，留下孫雪娥看家。奶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又令來興媳婦惠秀伏侍疊衣服，又是兩頂小轎。西門慶在家看着黃四，叫了花兒匠來，紮縛烟火在大廳捲棚內掛燈；使小廝擎帖兒，往王皇親宅內，定下戲子，俱不必細說。後晌時分，走到金蓮房中；金蓮不在家，春梅在旁，伏侍茶飯，放桌兒吃酒。西門慶因對春梅說：「十四日請衆官娘子，你們四個多打扮出去，與你娘跟着遞酒，也是好處。」春梅聽了，斜靠着桌兒說道：「你若叫，只叫他三個出去，我是不出去。」西門慶道：「你怎的不出去？」春梅道：「娘們都新裁了衣裳，陪侍衆官戶娘子，便好看；俺們一個一個只像燒糊了卷子一般，平白出去，惹人笑話。」西門慶道：「你們多有各人的衣服首飾，珠翠花朵，雲鬢兒穿戴出去。」春梅道：「頭上將就戴着罷了，身上有數那兩件舊片子，怎麼好穿！少去

見人的，倒沒的羞刺刺的！」西門慶笑道：「我曉的你這小油嘴兒，你娘們做了衣裳，都使性兒起來！不打緊，叫趙裁來，連大姐帶你四個每人都替你裁三件：一套緞子衣裳，一件遍地錦比甲。」春梅道：「我不比與他，我還問你要件白綾裙兒，搭襯着大紅遍地錦比甲兒穿。」西門慶道：「你要不打緊，少不的也與你大姐裁一件。」春梅道：「大姐娘有一件罷了，我却沒有，他也說不的。」西門慶于是拏鑰匙開樓門，揀了五套緞子衣服，兩套遍地金比甲兒，一疋白綾，裁了兩件白綾對衿襖兒。惟大姐和春梅是大紅遍地錦比甲兒；迎春玉簫蘭香都是藍綠顏色衣服，都是大紅緞子織金對衿襖，翠藍邊地裙，共十七件。一面叫了趙裁來，都裁剪停當。又要一疋黃紗做裙，腰貼裏一色多是杭州絹兒。春梅方纔喜歡了，陪侍西門慶，在屋裏吃了一日酒。按下家中不題。

且說吳月娘衆姊妹到了喬大戶家，原來喬大戶娘子，那日請了尙舉人娘子，并左隣朱藻官娘子，崔親家母，并兩個外甥姪女兒，段大姐，及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叫了兩個妓女席前彈唱。聽見月娘衆姊妹和吳大娘子到了，連忙出儀門首迎接。後廳敘禮，趕着月娘呼：「姑娘。」李嬌兒衆人都排行叫二姑娘，三姑娘；稱着吳大娘子那邊稱呼之禮。也與尙舉人，朱堂官娘子，敘禮畢。段大姐鄭三姐向前拜見了，各依次坐下。丫鬟遞過了茶，喬大戶出來拜見，謝了禮。他娘子讓進衆人房中去寬衣服，就放桌兒擺茶。無非是蒸燂細巧茶食，菓餚點心，酥菓甜食；諸般菓蔬。擺設甚是齊整。請堂客坐下吃茶；娘子如意兒，和惠秀在房中等着，看官哥兒，另自管待。須臾吃了茶，到廳屏開孔雀，褥隱芙蓉，正面設四張

桌席：讓月娘坐了首位；其次就是尙舉人娘子，吳大妗子，朱堂官娘子，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喬大戶娘子，關席坐位；傍邊放一桌，是段大姐，鄭三姐共十一位。尙家兩個妓女在旁彈唱。上了湯飯，廚役上來，獻了頭一道水晶鴨，月娘賞了二錢銀子；第二道是頓爛炸蹄兒，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第三道獻燒鴨，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喬大戶娘子，下來遞酒，遞了月娘，過去又遞尙舉人娘子。月娘就下來往後房換衣服，勻臉去了，孟玉樓也跟下來。到了喬大戶娘子臥房中，只見鄭子如意兒，看守着官哥兒，在炕上鋪着小褥子兒躺着。他家新生的長姐，也在傍邊臥着。兩個你打我下兒我打你下兒頑耍。把月娘玉樓見了喜歡的要不得，說道：「他兩個倒好像兩口兒！」只見吳大妗子進來，說道：「大妗子，你來瞧瞧，兩個倒像小兩口兒！」大妗子笑道：「正是孩兒們，在炕上張手兒蹬腳兒的，你打我我打你，小姻緣一對兒耍子。」喬大戶娘子和衆堂客多進房來，吳妗子如此這般說，喬大戶娘子道：「列位親家聽着，小家人人家，怎敢攀的我這大姑娘府上！」月娘道：「親家好說！我家嫂子是何人？鄭三姐是何人？我與你愛親做親，就是我家小兒，也玷辱不了你家小姐，如何却說此話？」玉樓推着李瓶兒說道：「李大姐，你怎的說？」那李瓶兒只是笑。吳妗子道：「喬親家，不依我就惱了。」尙舉人娘子和朱堂官娘子皆說道：「難爲吳親家厚情，喬親家你休謙辭了！」因問：「你家長姐去年十一月生的？」月娘道：「我家小兒六月廿三日生的，原大五個月，正是兩口兒。」衆人于是不由分說，把喬大戶娘子和月娘李瓶兒拉到前廳，兩個就割了衫襟。兩個妓女彈唱着，旋對喬大戶說了，舉出菓盒三段紅來遞酒。

月娘一面分付玳安琴童，快往家中對西門慶說；旋擲了兩壇酒，三正段子，紅綠板兒絨金絲花，四個螺鈿大菓盒。兩家席前掛紅吃酒。一面堂中畫燭高燒，花燈燦爛，麝香襲襲，喜喚匆匆。席前兩個妓女，啓朱唇，露皓齒，輕撥玉阮，斜把琵琶，唱一套門鶯鶯：

翡翠窗紗，鴛鴦碧瓦；孔雀銀屏，芙蓉綉榻；幕捲輕綢，香焚睡鴨，燈上口口下下。這的是南省尙書，東床駙馬。

（紫花兒序） 帳前軍，朱衣畫戟，門下士；錦帶吳鉤；坐上客，繡帽宮花。按教坊歌舞，依內苑奢華。板撥紅牙，一派簫韶準備，下立兩個美人如畫，粉面銀簪，玉手琵琶。

（金蕉葉） 我倒見銀燭明燒絳蠟，纖手高擎着玉壺。我見他舉止處，堂堂俊雅。我去那燈影兒下，孜孜的覷着。

（調笑令） 這生那裏沒曾見他，莫不我眼睛花？呀，我這裏手抵着牙兒事記咱，不由我眼兒裏見了他，心牽掛。莫不是五百年前，歡喜冤家？是何處綠楊曾繫馬？莫不是夢兒中雲雨巫峽？

（小桃紅） 玉簫吹徹碧桃花，一刻千金價。燈影兒裏斜將眼梢兒抹，唬的我臉紅霞。酒盃中嫌殺春風凹，玉簫年當二八未曾擢嫁，俺相公培養出牡丹芽。

（三鬼台） 他說幾句淒涼話，我淚不住行兒般下，鎖不住心猿意馬。我是個嬌滴滴洛陽花，險些露出風流的話把。這言詞道要不是，這公事道假不是假；他那裏拔樹尋根，我這裏指鹿道

馬。

（禿廝兒）我勸他似水底納瓜，他觀我似鏡裏觀花。更做道書生自來情性耍，調戲咱好人家嬌娃。

（聖藥王）你看我怎救他！難按納，公孫弘東閣開誼譚。散了玳瑁筵，漾了這鸚鵡尊，踢番了銀燭絳籠紗，扯三尺劍離匣。

（尾聲）從來這秀才們色膽天來大，把俺這小膽文君諷殺。恁火性，卓王孫；強風情，漢司馬。

當下衆堂客與吳月娘，喬大戶娘子，李瓶兒三人都簪了花，掛了紅，遞了酒，各人都拜了，從新復安席坐下飲酒。廚子上了一道菓餚壽字雪花糕，喜重重滿池嬌並頭蓮湯，剛了一道燒花猪肉。月娘坐在上席，滿心歡喜。叫玳安過來，賞一疋大紅與廚役，兩個妓女每人都是一疋，俱磕頭謝了。喬大戶娘子還不放起身，還在後堂留坐，擺了許多勸碟，細菓攪盒，約吃到一更時分，月娘等方纔拜辭回家。說道：「親家，明日好歹下降寒舍，那裏久坐坐！」喬大戶娘子道：「親家盛情！家老兒說來，只怕席間不好坐的，改日望親家去罷。」月娘道：「好親家！再沒人，親家只是見外！」因留了大妗子：「你今日不去，明日同喬親家一搭兒耍來罷。」大妗子道：「喬親家別的日子你不去罷，到十五日你正親家生日，你真不去？」喬大戶娘子道：「親家十五日好明日子，我怎敢不去？」月娘道：「親家若不去，大妗子，我

交付與你，只在你身上。」于是生死把大娘子留下了，然後作辭下轎。頭裏兩個排軍打着兩個大紅燈籠，後邊又是兩個小廝，打着兩個燈籠喝的路走。吳月娘在頭裏，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一字在中間；如意兒和惠秀，然後奴子轎子裏，用紅綾小被，把官哥兒裹得沒沒的。恐怕冷，脚下還蹬着銅火爐兒。兩邊小廝圍隨，到了家門首下轎。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酒，月娘等衆人進來，道了萬福，坐下。衆丫鬟都來磕了頭。月娘先把今日酒席上結親之話告訴了一遍，西門慶聽了道：「今日酒席上有那幾位堂客？」月娘道：「有尙舉人娘子，朱序班娘子，崔親家母兩個姪女。」西門慶說：「做親也罷了，只是有些不搬陪。」月娘道：「倒是俺嫂子見他家新養的姐，和咱孩子在床炕上睡着，都蓋着那被窩兒，你打我一下兒，我打你一下兒，恰似小兩口兒一般，纔叫了俺們去，說將起來；酒席上就不因不由，做了這門親。我方纔使小廝來對你說，擡送了花紅菓盒去。」西門慶道：「既做親也罷了，只是有些不搬陪些！喬家雖如今有這個家事，他只是個縣中大戶，白衣人；你我如今見居着這官，又在衙門中管着事，到明日會親酒席間，他戴着小帽，與俺這官戶怎生相處？甚不雅相！就前日荆南岡尖，及營里張親家再三趕着，和我做親，說他家小姐，今纔五個月兒，也和咱家孩子同歲；我嫌他沒娘母子，也是房裏生的，所以沒會應承他。不想倒與他家做了親。」潘金蓮在旁接過來道：「嫌人家是房裏養的，誰家是房外養的？就是今日喬家這孩子，也是房裏生的；正是險道神撞見那壽星老兒，你也休說我的長，我也休嫌你那短。」這西門慶聽了此言，心中大怒，罵道：「賊淫婦，還不過去！人這裏說話，也揷嘴揷舌的，有你什

麼說處？」金蓮把臉羞的通紅了，抽身走出來，說道：「誰這裏說我有說處？可知我沒說處哩！」

看官聽說：今日潘金蓮在酒席上，見月娘與喬大戶家做了親，李瓶兒都披紅簪花遞酒，心中甚是氣不憤；來家又被西門慶罵了這兩句，越發急了，走到月娘這邊屋裏哭去了。

西門慶因問：「大娘子怎的不來？」月娘道：「喬親家母明日見有他衆官娘子，說不得來，我留下他在那裏，教明日同他一搭兒裏來。」西門慶道：「我說自這席間坐次上，也不好相處的，到明日怎麼廝會！」說了回話，只見孟玉樓也走過這邊屋裏來。見金蓮哭泣，說道：「你只顧惱怎的？隨他說了幾句罷了。」金蓮道：「早是你在旁邊聽着，我說他什麼歹話來？又是一說，他說別家是房裏養的，我說喬家是房外養的，也是房裏生的，那個紙包兒包着，瞞得過人？賊不逢好死的強人，就睜着眼罵起我來，罵的人那絕情絕義！我怎來的沒我說處！改變了心，教他明日現報了我的眼！我不說的，喬小娘子出來，還有喬老頭子的那些氣兒，你家的失迷了家鄉，還不知是誰家的種兒哩！人便圖往扳親家要子兒，教他掣我惹氣，罵我管我事？多大的孩子？又是我一個懷抱了尿泡種子，平白子扳親家！有錢沒處施展的，爭破臥單沒的蓋，狗咬尿胞空喜歡！如今做濕親家還好，到明日休要做了乾親家纔難！吹殺燈擠眼兒，後來的，看不見的勾當！做親時人家好，過後三年五載，方了的纔一個兒。」玉樓道：「如今人也賊了，不幹這個營生，論起來也還早哩，纔養的孩子，割什麼衫襟？無過只是圖往來，扳陪着要子兒罷了。」金蓮道：「你的便浪擲着圖扳親家要子，平白教賊不合鈕的強人罵我；我養蝦蟆，得水蠱兒病，着什麼來

由來？」玉樓道：「誰教你說話不着個頭頂兒？就說出來，他不罵你罵狗？」金蓮道：「我不好說的，他不是房裏，是大老婆？就是喬家孩子，是房裏生的，還有喬老頭子的些氣兒；你家失迷家鄉，還不知是誰家的種兒哩？」玉樓聽了一聲兒沒言語。坐了一回，金蓮歸房去了。李瓶兒見西門慶出來了，從新花枝招颺，與月娘磕頭，說道：「今日孩子的事，累姐姐費心！」那月娘笑嘻嘻，也倒身還下禮去，說道：「你喜呀！」李瓶兒道：「與姐姐同喜。」磕畢頭起來，與月娘李媽兒坐着說話。只見孫雪娥大姐來，與月娘磕頭；與李嬌兒，李瓶兒道了萬福。小玉拿將茶，正吃茶，只見李瓶兒房裏丫鬟綉春來請說：「哥兒屋裏尋哩，爹使我請娘來了。」李瓶兒道：「妹子慌的三不知，就抱的屋裏去了，一搭兒也罷了，是孩子沒個燈兒。」月娘道：「頭裏進門，我教他抱的房裏去恐怕晚了。」小玉道：「頭裏如意兒抱着他，來安兒打着燈籠，送他來。」李瓶兒道：「這等也罷了。」于是作辭月娘，回房中來。只見西門慶在屋裏，官哥兒在妹子懷裏睡着了。因說：「是你如何不對我說，就抱了他來？」如意兒道：「大娘見來安兒打着燈籠，就趁着燈兒來了。哥哥哭了一回，纔拍着他睡着了。」西門慶道：「他尋了這一回纔睡了。」李瓶兒說畢，望着他笑嘻嘻，說道：「今日與孩子定了親，累你；我替你磕個頭兒！」于是掙燭也似磕下去。喜歡的西門慶滿面堆笑，連忙拉起來，做一處坐的，一面令迎春擺上酒兒，兩個這屋裏吃酒。

且說潘金蓮到房中使性子，沒好氣；明知西門慶在李瓶兒這邊，一經因秋菊開的門遲了，進門就打兩

個耳刮子。高聲罵道：「賊淫婦奴才！怎的叫了恁一日不開？你做什麼來搯兒？我且不和你答話。」于是走到屋裏坐下。春梅走來磕頭遞茶，婦人問他：「賊奴才，他裏屋在做什麼來？」春梅道：「在院子裏坐着來，他叫了我那等推他還不理。」婦人道：「我知道他和我兩個殿業！黨太尉吃匾食，他也學人照樣兒行事，欺負我！」待要打他，又恐西門慶在那屋裏聽見，不言語心中又氣；一面卸了濃粧，春梅與他搭了鋪，上床就睡了。

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去了。婦人把秋菊教他頂着大塊柱石跪在院子裏。跪的他梳了頭，教春梅扯了他褲子，掣大板子要打他。那春梅道：「好乾淨的奴才！教我扯褲子，倒沒的污濁了我的手！」走到前邊旋叫了畫童兒小廝，扯去秋菊底衣，婦人打着他罵道：「賊奴才淫婦！你從幾時就這大來？別人與你，我却不要你。姐姐，你知我見的，將就膿着些兒罷了，平白撐着頭兒，逞什麼強？姐姐你休要倚着，我到明日洗着兩個眼兒，看着你哩。」一面罵着又打，打了大罵；打的秋菊，殺豬也似叫。李瓶兒那邊纔起來，正看着奶子打發官哥兒睡着了，又醒了。明明白白，聽見金蓮這邊打丫鬚，罵的言語兒妨頭，却一聲兒不言語。諛的只把官兒耳朵握着，一面使綉春去：「對你五娘說，休打秋菊罷，哥兒纔吃了些奶睡着了。」金蓮聽了，越發打的秋菊狠了，罵道：「賊奴才，你身上打着一萬把刀子，這等叫饒？我是恁性兒，你越叫我越打，莫不爲你拉斷了路行人？人家打丫頭，也來看着你，好姐姐，對漢子說，把我別變了罷！」李瓶兒這邊分明聽見，指罵的是他，把兩隻手氣的冷，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早晨茶

水也沒吃，攙着官哥兒在炕上就睡着了。等到西門慶衙門中回家，入彀來看官哥兒。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睡在炕上，問道：「你怎的這咱還不梳頭收拾？上房請你說話，你怎哭的眼恁紅紅的？」李瓶兒也不題金蓮那邊指罵之事，只說我心中不自在。西門慶告說：「喬親家那裏，送你的生日禮來了；一疋尺頭，兩罐南酒，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四樣啣飯；又是哥兒送節的兩盤元宵，四盤蜜食，四盤細菓，兩掛珠子吊燈，兩座羊皮屏風燈，兩疋大紅官緞，一頂青緞的金八吉祥帽兒，兩雙男鞋，六雙女鞋。咱家倒還沒往他那裏去，他又早與咱孩兒送節來了。如今上房的請你計較去，只他那裏使了個孔嫂兒，和喬通押了禮來。大妗子先來了，說明日喬親家母不得來，直到後日纔來。他家有一門子做皇親的喬五太太，聽見和咱們做親，好不喜歡；到十五日也要來走走，咱少不得補個帖兒請去。」李瓶兒聽了，方慢慢起來梳頭，走到後邊，拜了大妗子。孔嫂兒，正在月娘房裏待茶。禮物都擺明間內，都看了。一面打發回盒起身，與了孔嫂兒喬通每人兩方手帕五錢銀子。寫了回帖，又差人補請帖，送與喬太太去了。正是：

但將鐘鼓悅和愛，
好把犬羊爲國羞。

有詩爲證：

西門獨富太驕矜，
機樑孩童結做親；

不獨資財如糞土，
也應嗟歎後來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豪氣欄門玩烟火 貴家高樓醉賞燈

星月當空萬燭燒，人間天上兩元宵。

樂和春奏聲偏好，人踏衣歸馬亦嬌。

易老韶光休浪度，最公白髮不相饒。

千金博得斯須刻，分付譚更仔細敲。

話說西門慶打發喬家去了，走來上房，和月娘，大妗子，李瓶兒商議。月娘道：「他家既先來與咱家孩子送節，咱少不的也買禮過去，與他家長姐送節；就權爲插定一般。」月娘道：「庶不差了禮數。」大妗子道：「咱這裏少不的立上個媒人，往來方便些。」月娘道：「是孔嫂兒，咱家安上誰好？」西門慶道：「一客不煩二主，就安上老馮罷。」于是連忙寫了請帖八個，就叫了老馮來，教他同玳安拿請帖盒兒，十五日請喬老親家母，喬五太太，并尙舉人娘子，朱序班娘子，崔親家母，段大姐，鄭三姐來赴席，與李瓶兒做生日，并吃看燈酒。一面分付來興兒拿銀子，早往糖餅鋪，早定下蒸酥點心，多用大方盤；要四盤蒸餅，兩盤菓餅，團圓餅，兩盤玫瑰元宵餅，買四盤鮮果，一盤李乾，一盤胡桃，一盤龍眼，一盤荔枝，四盤菓肴，一盤燒鴨，一盤燒雞，一盤鴿子兒，一盤銀魚乾，兩套遍地錦羅緞衣服，一件大紅小袍兒，一頂金絲縐紗冠兒，兩盞雲南羊角珍燈，一盒衣傘，一對小金手鐲，四個金寶石戒指兒。應伯

爵來講李智黃四官銀子事，看見問其所以，西門慶告許與喬大戶結親之事，十五日好歹請令正來親家坐的！伯爵道：「嫂子呼喚，房下必定來。」西門慶道：「今日請衆堂官娘子吃酒，十四日早裝盒擔。」教女婿陳經濟和賁四穿青衣服，押送過去。喬大戶那邊酒筵管待，重加答賀。回盒中，回了許多生活鞋脚，俱不必細說。

且說那日院中吳銀兒，咱們往獅子街房子內，先送了禮來：買了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兩隻燒鴨，一副豕蹄，兩方納金汗巾，一雙女鞋來，與李瓶兒上壽，就拜乾兒相交。月娘收了禮物，打發轎子回去；李桂姐只到次日纔來，見吳銀兒在這裏，悄悄問月娘：「他多咱來了？」月娘如此這般告他，說：「昨日送了禮來，拜認你六娘做乾女兒了。」李桂姐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一日只和吳銀兒使性子，兩個不說話。

却說前廳有王皇親家二十名小廝唱戲，挑了箱子來，兩名師父領着，先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分付西廂做戲房，管待酒飯，堂客到時，吹打迎接。大廳上玳筵齊整，錦茵匝地。先是周守備娘子，荆都監母親，劉太太，與張團練娘子，先到了。俱是大轎，排軍喝道，家人媳婦跟隨。裏邊月娘衆姊妹，多穿着袍出來迎接，至後廳敘禮。與衆親相見畢，讓坐遞茶，等着夏提刑娘子到，纔擺茶。不料等的日中，還不見來；小廝邀了兩遍，約午後時分，纔喝了道來。擡着衣匣，家人媳婦跟隨，許多僕從擁護；鼓樂接進後廳，與衆堂客見畢禮數，依次席坐下。先在捲棚內擺茶，然後大廳上坐。春梅玉簫迎春蘭香，都

是雲鬢珠子，纓絡兒，金燈籠，遍地錦比甲大紅緞袍，翠藍織金裙兒，惟春梅寶石墜子，大紅遍地錦比甲兒，席上捧茶斟酒。那日王皇親家樂，扮的是西廂記。

不說畫堂深處，珠圍翠繞，歌舞吹彈飲酒；單表西門慶那日，打發堂客這裏上茶，就騎馬約下應伯爵，謝希大，往獅子街房裏去了。分付四架煙火，拿一架那裏去，晚夕堂客根前放兩架。那裏樓上，設放圍屏桌席，掛上燈，旋叫了個廚子，生了火，家中抬了兩食盒下飯菜蔬，兩壺金華酒，叫了兩個唱的，董嬌兒韓玉釵兒。原來西門慶先使玳安顧下轎子，請王六兒同往獅子街房裏去，見婦人爹說請韓大嬪，那裏晚夕看放烟火；那婦人笑道：「我羞刺刺，怎麼好去哩？你韓大叔知道，不嘔？」玳安道：「爹對韓大叔說了，教你老人家快收拾哩。若不是使了老馮來請你老人家，今日各宅衆奶奶吃酒，六姐兒他看哥兒那裏抹嘴去；見爹巴巴使了我來，因叫了兩個唱的，沒人陪他。」那婦人聽了，還不動身。一回只見韓道國來家，玳安道：「這不是韓大叔來了？韓大嬪這裏不信我說哩。」婦人向他漢子說：「真個教我去？」韓道國道：「老爹再三說：兩個唱的沒人陪他，請你過去，晚夕就看放烟火，等你。還不收拾哩？剛纔教我把鋪子也收了，就晚夕一搭兒裏坐坐。保官兒也往家去了，晚夕該他上宿哩。」婦人道：「不知多咱纔散，你到那裏坐回就來罷；家裏沒人，你又不該上宿。」說畢，打扮穿了衣服，玳安跟隨，逕到獅子街房裏。來昭妻一丈青又早床房裏收拾乾淨。下床炕帳幔褥被，多是見成的，安息沉香，薰的噴鼻，香房裏吊着兩盞紗燈，地平上火盆裏，籠着一盆炭火。婦人走到裏面炕上坐下，良久來昭妻一丈

青走出來，道了萬福，拿茶吃了。西門慶與應伯爵，看了回燈，繞到房子裏，兩個在樓上打雙陸。樓上掛了六扇窗戶，掛着簾子，下邊就是燈市，十分熱鬧。打了回雙陸，收拾擺飯吃了，二人在簾裏，觀看燈市。但見：

萬井人烟錦綉圍，香車駿馬鬧如雷；

鰲山聳出青雲上，何處遊人不看來？

伯爵因問：「明日番家那頭幾位人來？」西門慶道：「有他家做親家五太太。明日我又不在家，早晨從廟中上元醮，又是府裏周菊軒那裏請吃酒。」西門慶見人叢裏謝希大祝日念同一個戴方巾的，在燈棚下看燈，指與伯爵聽，因問：「那戴方巾，這個人，你不認的他？如何跟着他一答兒裏走？」伯爵道：「此人眼熟，不認的他。」西門慶便叫玳安：「你去下邊悄悄請了謝爹來；休教祝麻子，和那人看見。」玳安小廝是眼裏說話的賊。一直走下樓來，挨到人開裏，待祝日念和那人先過去了，從傍邊出來，把謝希大拉了一把。慌的希大回身觀看，却是他。玳安道：「爹和應二爹在這樓上，請謝爹說話。」希大道：「你去，知道了。等陪他兩個到粘梅花處，就去見你爹。」玳安便一道烟去了。不想到了粘梅花處，這希大向人開處就扳過一邊，由着祝日念和那一個人只顧哩尋他，便走來樓上。見西門慶應伯爵二個作揖，因說道：「哥來看燈，早晨就不說呼喚兄弟一聲！」西門慶道：「我早晨對衆人，不好邀你們的；已托應二哥到你家請你去，請你不在家，剛纔祝麻子沒看見你這裏來。」因問：「那戴方巾的是誰？」希大

道：「那戴方巾的，是王昭宣府裏王三官兒。今日和祝麻子到我家，央我同許不與先生那裏借三百兩銀子；央我和老孫祝麻子作保，要幹前程入武學肄業；我那裏管他這閒帳？剛纔陪他燈市裏走了走，聽見哥使盛价呼喚，我只伴他到粘梅花處，交我乘人亂就攪開了，走來見哥。」因問伯爵：「你來多大回了？」伯爵道：「哥使我先到你家，你不在，我就來了。和哥在這裏打了這回雙陸。」西門慶問道：「你吃了飯不會？叫小廝拿飯來你吃？」謝希大道：「可知道哩！早晨從哥那裏出來，和他兩個搭了這一日，誰吃飯來！」西門慶分付玳安：「廚下安排飯來，與你謝爹吃。」不一時，揀抹桌兒乾淨，就是春盤小菜，兩碗稀爛下飯，一碗川肉粉湯，兩碗白米飯。希大獨自一個，吃了裏外乾淨，剩下些汁湯兒，還泡了碗飯吃了。玳安收下家活去，希大在傍，看着兩個打雙陸。只見兩個唱的門首下了轎子，攪轎的各提着衣裳包兒，笑進來。伯爵早已在窗裏看見，說道：「兩個小淫婦兒，這咱纔來！」分付玳安：「且別教他往後邊去，先叫他樓上來見我。」希大道：「今日叫的是那兩個？」玳安道：「是董嬌兒，韓玉釧兒。」忙下樓說道：「應二爹叫你說話。」兩個那裏肯來，一直往後走了。見了一丈青拜了，引他人房中；看見王六兒，頭上戴着時樣扭心髻兒，羊皮金箍兒，身上穿紫潞紬襖兒；玄色一塊瓦領披襖兒，白桃線絹裙子；下邊顯着趨趨兩隻金蓮，穿老鴉緞子紗綠鎖線的平底鞋兒，拖的水翼長長的，紫膛色，不十分抹鉛粉，學個中人打扮；耳邊帶着香兒，進門只望着他拜了一拜，多在炕邊頭坐了。小鐵棍拿茶來，王六兒陪着吃了。兩個唱的上上下下，把眼只看他身上；看一回，兩個笑一回，更不知是什麼人。

落後玳安進來兩個唱的悄悄問他們：「房中那一位是誰？」玳安沒的回答，只說：「是俺爹大姨人家，接來這看燈。」兩個聽的進房中，從新說道：「俺們頭裏不知是大姨，沒曾見的禮，休怪！」于是插燭磕了兩個頭。慌的王六兒連忙還下半禮。落後擺上湯飯來，陪着同吃，兩個拿樂器又唱與王六兒聽。伯爵打了雙陸，下樓來小淨手，聽見後邊唱，點手兒叫過玳安，問道：「你告我說，兩個唱的在後邊唱與誰聽？」玳安只是笑，不做聲，說道：「你老人家曹州兵備，好管事寬！唱不唱管他怎的？」伯爵道：「好賊小油嘴！你不和說，愁我不知道？」玳安笑道：「你老人家知道罷了，又問怎的？」說畢，一直往後走了。伯爵上的樓來，西門慶又與謝希大打了三貼雙陸，只見李銘，吳惠，兩個驀地上樓來磕頭，伯爵道：「好呀，你兩個來的正好！在那裏來，怎知道俺們在這裏？」李銘跪下，掩口說道：「小的和吳惠先到宅裏來，宅裏說爹們在這邊房子裏擺酒，前來伏侍爹們。」西門慶道：「也能，你起來伺候。玳安快往對門，請你韓大叔去。」不一時，韓道國到了。作了揖坐下，一面收拾放桌兒，廚下拿春盤案酒來，琴童便在旁邊用銅布甌兒飾酒。伯爵與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韓道國打橫，坐下，把酒來斟。一面使玳安後邊，請唱的去。少頃韓玉釧兒，董嬌兒，兩個慢條斯禮上樓來，望上不當不正，磕下頭去。伯爵罵道：「我道是誰來？原來是這兩個小淫婦兒！頭裏知道我在這裏，我叫着，怎的不先來見我？這等大膽，到明日大家不與你個功德，你也不怕！」董嬌兒唉道：「哥兒那裏隔牆掠見腔兒，可不把我吓殺！」韓玉釧道：「你知道愛奴兒，掇着獸頭城以裏掠，好個丟醜兒的孩兒。」伯爵道：「哥你今日恁多

餘了！有了李銘吳惠在這裏唱罷了，又要這兩個小淫婦做什麼？還不趁早打發他去？大節夜還趕幾個錢兒；等住回晚了，越發没人要了。」韓玉釧兒道：「哥兒，你怎的沒着大爹叫了俺們來答應，又不伏侍你，哥你怎的閑出氣？」伯爵道：「俊傻小刺骨兒！你見在這裏不伏侍我，你說伏侍誰？」韓玉釧道：「唐胖子吊在醋缸裏，把你撒酸了。」伯爵道：「賊小淫婦兒！是撒酸了我，等住回，散了家去時，我和你答話！我左右有兩個法兒，你原出得我手。」董嬌兒問道：「哥兒那裏兩個法兒？說來我聽。」伯爵道：「我頭一個兒，對巡捕說了拿你犯夜，到第二日我拿個拜帖兒，對你周爺說，撈你一頓好抄子；十分不巧，只消三分銀子燒酒，把擡轎的灌醉了，隨你這小淫婦兒去，天晚到家沒錢，不怕鴿子不打！管我腿事？」韓玉釧道：「十分晚了，俺們不去，在爹這房子裏睡。再不教爹這裏差人送俺們。」王媽媽支錢一百文，不在于你；好淡嘴，女又十撇兒。」伯爵道：「我是奴才，如今年程欺保了！」拏三道三說笑回，兩個唱的在傍彈唱了春景之詞，衆人纔拿起湯飯來吃。只見玳安兒走來，報道：「祝爹來了。」衆人多不言語。不一時，祝日念上的樓來，看見伯爵和謝希大在上面，說道：「你兩個好吃，可成個人？」因說：「謝子純，哥這裏請你，也對我說一聲兒；三不知就走的來了，教我只顧在粘梅花處那裏尋你。」希大道：「我也是誤行，纔撞見哥在樓上和應二哥打雙陸；走上來作揖被哥留住了。」西門慶因令玳安兒：「拏椅兒來，和我祝兄弟在下邊坐罷。」于是安放鍾筋在下席坐了。廚下拿了湯飯上來，一齊同吃。西門慶只吃了一個包兒，呷了一口湯，因見李銘在旁，都遞與李銘，遞下去吃了。那應伯爵，謝希

大，祝日念，韓道國每人青花白地，吃一大深碗，八寶攪湯，三個大包子，還零四個桃花燒賣，只留了一個包兒，壓碟兒。左右收下湯碗去，斟上酒來飲酒。希大因問祝日念道：「你陪他，還到那裏纔拆開了？怎知道我在這裏？」祝日念于是如此這般，告說：「我因尋了你一回尋不着，就同王三官到老孫會了，往許不與先生那裏借三百兩子去，乞孫寡嘴老油嘴把借契寫差了。」希大道：「你們休寫上我！我不管，左右是你與老孫作保，討保頭錢使。」因問：「怎的寫差了？」祝日念道：「我那等分付他，寫了文書，滑着些，立與他三限纔還他這銀子；不依我，教我從新把文書又改了。」希大道：「你文書上怎麼寫着？念一遍我聽。」祝日念道：「依着我這等寫：

立借契人王某，係招宣府舍人。休說因為要錢使用，只說要錢使用憑中見人孫天化，祝日念作保，借到許不與先生名下，不要說白銀軟斯金三百兩，每月休說利錢，只說出納梅兒五百文，約至次年交還；別要題次年，只說約至三限交還。那三限？頭一限：風吹轆軸打孤雁。第二限：水底魚兒跳上岸。第三限：水裏石頭泡得爛。這三限，交還他，平白寫了孩子點頭，那一年纔還他。我便說孩子點頭，倘忽遇着一年地動，怎了？教我改了兩句，說道：如借債人東西不在，代保人門面南北躲閃。恐後無憑，立此文契不用。到後又批了兩個字：後空。」

謝希大道：「你這等寫着，還說不滑稽？及到水裏石頭爛了時，知他和尙在也不在？祝日念道：「你到說的好，有一朝天旱水淺，朝廷挑河，把石頭吃做工的夫子，兩三個頭，坎得稀爛，怎了？那裏少的還

他銀子。」衆人說笑了一回。看看天晚，西門慶分付樓上點起燈，又樓簷前，一邊一盞羊角玲燈，甚是奇巧。不想家中月娘使棋童兒和排軍人，擡送了四個攪盒，多是美口糖食，細巧菓品。也有黃烘烘金橙，紅馥馥石榴，甜榴榴橄欖，青翠翠蘋婆，香噴噴雪梨，又有純蜜蒸帶，透糖大棗，酥油板餅，芝麻象眼，骨牌減樸，蜜潤綠環；也有柳葉糖，牛皮繩，端的世上稀奇，寰中少有。西門慶叫棋童兒向前問他：「家中衆奶奶們散了不會？還在那裏吃酒？誰使你送來？」棋童道：「大娘使小的送來，與爹這邊下酒。衆奶奶們還未散哩。戲文扮了四摺，大娘留住大門首吃酒，看放烟火哩。」西門慶問：「有人看沒有？」棋童道：「擠圍滿街人看。」西門慶道：「我分付下平安兒，留下四名青衣排軍，擎欄杆在大門首欄人伺候，休放閑雜人挨擠。」棋童道：「小的與平安兒兩個同排軍，多看放了烟火，衆奶奶們七八散了，大娘纔使小的來了。並沒閑雜人攪擾。」西門慶聽了分付把桌上飲饌，多搬下去，將攪盒擺上。廚下擎上一道果餚元宵來，兩個唱的在席前遞酒。西門慶分付棋童回家看去。一面重飾美酒，再設珍羞，教李銘吳惠席前彈唱了一套燈詞，雙調新水令：

風城佳節賞元宵，遶鰲山瑞雲籠罩。見銀河星皎潔，看天塹月輪高。勸一派簫韻，開玳宴儘歡
樂。

（川撥棹）花燈兒兩邊挑，更那堪一天星月皎！我到見綉帶風飄，寶蓋微搖，鰲山上燈光照耀；剪春蛾頭上挑。

（第七兄）一壁廂舞着唱着，共彈着，驚人的這百戲其實妙！動人的高戲怎生學？笑人的院本其實笑。

（梅花酒）呀，一壁廂舞鮑老，仕女們打扮的清標，有萬種妖嬌，更百媚千嬌。一壁廂舞逐鼓，一壁廂舞高擡；端的有笑樂，細氤氳，蘭麝飄，笑吟吟，飲香醪。

（喜江南）呀，今日喜孜孜開宴賞元宵，玉纖慢撥紫檀槽，燈光明月兩相耀，照樓臺殿閣，今日個開懷沉醉樂陶陶。

唱畢，吃了元宵，韓道國先往家去了。少頃，西門慶分付來昭，將樓下開下兩間，吊掛上簾子，把烟火架擡出去，西門慶與衆人在樓上看。教王六兒陪兩個粉頭，和來昭妻一丈青，在樓下觀看。玳安和來昭將烟火安放在街心裏，須臾點着；那兩邊圍看的挨肩擦膀不知其數。都說西門大官府在此放烟火，誰人不來觀看。果然紮得停當好烟火。但見：

一丈五高花轎，四圍下山棚熱鬧。最高處一隻仙鶴，口裏啣着一封丹書，乃是一枝起火；起去萃山律，一道寒光，直鑽透斗牛邊，然後正當中，一個西瓜砲迸開，四下裏人物皆着。噐剝剝萬個霹靂雷皆燎徹，彩蓮舫，賽月明，一個趕一個，猶如金燈沖散碧天星。紫葡萄，萬架千株，好似圓珠倒挂水晶簾泊。霸王鞭，到處响咤；地老鼠，串遶人衣。瓊盞玉臺，端的旋轉得好看；銀蛾金彈，施逞巧妙難移。八仙捧壽，名顯中通；七聖降妖，通身是火。黃烟兒，綠烟兒，氤

氤氳罩萬堆霞；緊吐蓮，慢吐蓮，燦爛爭開十段錦。一丈菊與烟蘭相對；火梨花共落地桃爭春。樓臺殿閣，頃刻不見巍峨之勢；村坊社鼓，彷彿難聞歡鬧之聲。貨郎担兒，上下光焰齊明；鮑風車兒，首尾迸得粉碎。五鬼鬧判，焦面爛額見猙獰；十面埋伏，馬到人馳無勝負。縱然費却萬般心，只落得火滅烟消成煨燼。

玉漏銅壺且莫催，
星橋人樹徹明開；

萬般傀儡皆成妄，
使得遊人一笑回。

那應伯爵見西門慶有酒了，剛看罷烟火下樓來見六兒在這裏，推小淨手，拉着謝希大，祝日念，也不辭西門慶就走了。玳安便道：「二爹那裏去？」伯爵便向他耳邊說道：「傻孩子，我頭裏說的那本帳；我若不起身，別人也自顧坐着，顯的就不趣了。等你爹問你，只說俺們多跑了。」落後西門慶見烟火放了，問伯爵等那裏去了？玳安道：「應二爹和謝爹多一路去了。小的攔不回來，多上覆爹。」西門慶就不再問了。因叫過李銘吳惠來，每人賞了一大巨杯酒與他吃；分付我且不與你唱錢，你兩個到十六日早來答應，還是應二爹三個，并衆夥計當家兒，晚夕在門口吃酒。李銘跪下道：「小的告稟爹：十六日和吳惠左順鄭奉三個，多往東平府新陞的胡爺那裏，別任官身去，只到後晌纔得來。」西門慶道：「左右俺們晚夕纔吃酒哩，你只休誤了就是了。」二人道：「小的並不敢誤。」於是跪着吃畢酒，拜辭出門。西門慶分付：「明日家中堂客擺酒，李桂姐，吳銀姐，多在這裏，你兩個好歹來走一走。」與兩個唱的一同

出門，不在話下。西門慶分付來昭，玳安，琴童，看着收家活，滅息了燈燭，就往後邊房裏去了。

且說來昭兒子小鐵兒，正在外邊看放了烟火，見西門慶進去了，於是來樓上見他爹老子，一桌盤子雜合的肉菜，一甌子酒和些元宵，拿到屋裏就問他娘一丈青。手裏擎着燒胡鬼子，被他娘打了兩下；不防他走在後邊院子裏頑耍，只聽正面房子裏笑聲，只說唱的還沒去哩，見房門關着，于是眼裏望裏張看。見房裏掌着燈燭，原來西門慶和王六兒兩個在床沿子上。這小孩子正在那裏明戲，不防他娘一丈青走來後邊，看見他孩子揪着頭角兒，揪到前邊，鑿了兩個栗爆，罵道：「賊禍根子，小奴才兒！你還少第二遭死？又往那裏聽他去！」于是與了他幾個元宵吃了，不放他出來。就嚇住他在炕睡了。西門慶和老婆有兩頓飯時，纔了事。玳安打發攬轎的酒飯吃了，跟送他到家，然後纔來，同琴童兩個打着燈兒，跟西門慶家去。正是：

不愁明月盡， 自有暗香來。

有詩爲證：

南樓玩賞頓忘歸， 總有風流得幾時？

回來明月三更轉， 不覺歡娛醉似泥。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爲失金西門慶罵金蓮 因結親月娘會喬太太

細推今古事堪愁，貴賤同歸土一丘。

漢武玉堂人豈在？石家金谷水空流。

光陰自且還將暮，草木從春又到秋。

閑事與時俱不了，且將身入醉鄉遊。

話說西門慶歸家，已有三更時分。到於後邊吳月娘還未睡，正和吳大妗子衆人坐着說話。見李瓶兒還伺候着與他遞酒。大妗子見西門慶來家，就過那邊屋裏去了。月娘見他有酒了，打發他脫了衣裳，只教李瓶兒與他磕了頭，同坐下問了回今日酒席上話。玉簫點茶來吃。因有大妗子在，就往孟玉樓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廚役早來，收拾擺辦酒席，西門慶先到衙門中拜牌，大發放。夏提刑見了，致謝昨房下厚擾之意，西門慶道：「日昨甚是簡慢，恕罪恕罪！」來家有喬大戶家，使了孔嫂兒，引了喬五太太那裏家人，送禮來了。一壇南酒，四樣饌品。西門慶收了，管待家人酒飯。孔嫂兒進裏邊月娘房裏坐的。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轎子先來了，拜了月娘，衆人多陪着孔嫂兒吃茶。正值李智黃四關了一千兩香白銀子，黃四從東平府押了來家。應伯爵打聽得知，亦走來幫扶，交與西門慶，令陳經濟拿天平在廳上，盤秤兌明白收了，還欠五百兩，又銀一百五十兩利息。當日黃四，拿出四錠金銀兒來，重三十兩，算一百五十

之數；別的搗換了合同。西門慶分付二人：「你等過燈節再來計較，我連日家中有事。」那李智黃四老爹長，老爹短，千恩萬謝出門。應伯爵因記掛着二人，許了他些業障兒，趁此機會好問他。正要跟隨同去，又被西門慶叫住說話。西門慶因問：「昨日你們三個怎的三不知，不和我說就走了？我使小廝落後趕你不着了。」伯爵道：「昨日甚是深擾哥！本等酒够多了，我見哥也有酒了，今日嫂子家中擺酒，已定還等哥說話；俺們不走了還只願纏到多咱？我猜哥今日也沒得往衙門裏去！本等連日辛苦。」西門慶道：「我昨日來家，已有三更天氣，今日還早到衙門，拜了牌，坐廳大發放，理了回公事；如今家中治料堂客之事，今日觀裏打上元醮拈了香回來，還趕了往周菊軒家吃酒去，不知到多咱纔得來家？」伯爵道：「還是虧哥好神思！你的大福！不是面獎，若是第二個也成不的。」兩個說了一回，西門慶要留伯爵吃飯，伯爵道：「我不吃飯去罷。」西門慶又問：「嫂子怎的不來？」伯爵道：「房下轎子已叫下來，便來也。」舉手作辭出門，一直趕往李智黃四去了。正是：

假饒駕霧騰雲術，
取火鑽冰只要錢。

却說西門慶打發伯爵去了，把手中拿着黃烘烘四錠金一兒，心中甚是可愛，口中不言，心裏暗道：「李大姐生的這孩子，甚是脚硬！一養下來我平地就得此官，我今日與喬家結親，又進這許多財。」于是用袖兒抱着那四錠金鑄兒，也不到後邊，徑往花園內李瓶兒房裏來。正往潘金蓮角門首所過，只見金蓮正出來看見，叫住問道：「你手裏托的是什麼東西兒？過來我瞧瞧。」那西門慶道：「等我回來與你

聽。』托着一直往李瓶兒那邊去了。這婦人見叫不回他來，心中就有幾分羞訕，說道：「什麼罕稀貨，忙的這等讓人子刺刺的！不與我聽罷，賊跌折腿的，三寸貨強盜！正麼剛遂進他門去，正走着吃齊的把那兩條腿挫折了，纔見報了我的眼。」却說西門慶拿着金子，走入李瓶兒房裏，見李瓶兒纔梳了頭，姪子正抱着孩子頑耍。西門慶一徑裏，把那四個金鐲兒抱着，教他手兒搗弄。李瓶兒道：「是那裏的？只怕冰了他手。」西門慶悉把李智黃四今日還銀子，推折利錢，約這金子。這李瓶兒生怕冰着他，取了一方通花汗巾兒，與他熱着耍子。只見玳安走來，說道：「雲夥計，騎了兩疋馬來，在外邊請爹出去聽。」西門慶問道：「雲夥計？他是那裏的馬？」玳安道：「他說是他哥雲參將，邊上稍來的馬，只說會行。」正說着，只見後邊李嬌兒，孟玉樓陪着大妗子，并他媳婦兒鄭三姐，多來李瓶兒房裏看官哥兒。西門慶丟下那四錠金子，就往外邊大門首看馬去了。李瓶兒見衆人來到，只顧與衆人見禮讓坐，也就忘記了孩子拿着這金子；弄來弄去少了一錠，只見姪子如意兒問李瓶兒說道：「娘，沒會收哥兒耍的那錠金子？只三錠少了一錠了。」李瓶兒道：「我沒會收，我把汗巾子替他裹着哩。」如意兒道：「汗巾子也落在地下了，我料來那裏得那錠金子來。」屋裏就亂起來。姪子問迎春，迎春就問老馮，老馮道：「耶嚨耶嚨！我老身就瞎了眼，也沒看見！老身在這裏恁幾年，就是折針，我也不敢動娘，他老人家知道我，就是金子我老身也不愛；你們守着哥兒，沒的冤枉起我來了！」李瓶兒笑道：「你看這媽媽子說混話！這裏不見的，不是金子，却是什麼？」又罵迎春：「賊臭肉！平白亂的是些什麼？等你爹進來，等我問他；只

怕是你爹收了；怎的只收一錠兒？」孟玉樓問道：「是那裏金子？」李瓶兒道：「是他爹外邊拿來與孩子要，誰知道是那裏的？」不想西門慶在門首看了一回馬，衆夥計家人多在跟前，教小廝來回騎，溜了兩盞，西門慶說：「雖是兩疋東路來的，馬鬃尾醜，不十分會行，論小行也罷了。」因問雲夥計道：「此馬你令兄那裏要多少銀子？」雲離守道：「兩疋只要七十兩。」西門慶道：「也不多！只是不會行！你還牽了去，另有好馬騎來，倒不說銀子。」說畢，西門慶進來。只見琴童來請：「六娘房裏請爹哩。」于是走入李瓶兒房裏來。李瓶兒問他：「金子你收了一錠去了？如何只三錠在這裏？」西門慶道：「我丟下就出來了外邊看馬，誰收那錠來？」李瓶兒道：「你沒收，却往那裏去了？尋了這一日，沒有。妳子推老馮，急的那老馮，賭身發呪只是哭。」西門慶道：「端的是誰拿了，由他慢慢兒尋罷。」李瓶兒道：「頭裏要尋，已後邊和大妗子女兒，兩個來時亂着就忘記了。我只說你收了去，誰知你也沒收，就兩耽了。尋起來說的他們多走了。」于是把那三錠，還交與西門慶收了，正值賁四領了一百兩銀子來交西門慶，往後邊收兌銀子去。

且說潘金蓮聽見李瓶兒這邊嚷，不見了孩要子的一錠金鐲子，得不的風兒，就是雨兒，就先走來房裏，告月娘說：「姐姐你看三寸貨幹的營生！隨你家怎的有錢，也不該拿金子與孩子要。」月娘道：「剛纔他們告我說，他房裏好不翻亂，說不見了金鐲子。端的不知那裏的金鐲子！」金蓮道：「誰知他是那裏的？你還沒見他頭裏從外邊拿進來，那等用襖子袖兒托着，恰是八蠻進寶的一般。我問他是什麼，拿過

來我瞧瞧。頭兒也不同，一直奔命往屋裏去了；遲了一回反亂起來，說不見了一錠金子。乾淨就是他學三寸貨說不見了！由他慢慢兒尋罷。你家就是王十萬，也使不的一錠金子，至少重十來兩，也值得五六兩銀子，平日就罷了！竟裏走了驚，左右是他家一窩子，再有誰進他屋裏去？」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兌收賁四傾的銀子，把剩的那三錠金子，交與月娘收了。因告訴月娘：「此是李智黃四還的這四錠金子，拿到與孩子要了要就不見了一錠。」分付月娘：「你與我把各房裏丫頭叫出來審問審問。我使小廝街上買狼觔去了，早拿出來便罷，不然我就教狼觔抽起來。」月娘道：「論起來，這金子也不該拿與孩子，沉甸甸冰着他，怕一時嚇了他手脚怎了！」潘金蓮在旁，接過來說道：「不該拿與孩子要？只恨拿不到他屋哩！頭髮叫着想回頭也怎的！恰似紅眼軍搶將來的，不教一個人兒知道；這回不見了金子，虧你怎麼有臉兒對大姐姐說！教大姐姐替你查考各房裏丫頭，教各房裏丫頭口裏不笑，裏笑罷了。」幾句說的西門慶急了，走上前把金蓮按在月娘炕上，提起拳來，罵道：「狠殺我罷了！不看世界面上，把你這小淫刺骨兒，就一頓拳頭打死了！單管嘴尖舌快的，不管你事，也來揮一脚。」那潘金蓮就假做喬張就哭將起來，說道：「我曉的你倚官仗勢，倚財爲主，把心來橫了，只欺負的是我。你說你這般把這一個半個人命兒打死了，不放在意裏，那個攔着你手兒哩不成？你打，不是有的，是我隨你怎麼打，難得只打的有這口氣兒在着，若沒了，愁我家那病媽媽子來不問你要人！隨你家怎麼有錢有勢，和你家一來一狀；你說你是衙門裏千戶，便怎的？無過只是個破紗帽債子，窮官罷了，能禁的幾個人命耳？就

不是敢殺下人也？」恁的幾句，說的西門慶反呵呵笑了，說道：「你看這原來小搥刺骨兒，這等刁嘴！我是破紗帽窮官？教了頭取我的紗帽來，我這帽紗那塊兒放着破？這裏清河縣問聲，我少誰家的銀子？你說我是債穀子。」金蓮道：「你怎的叫我搥刺骨來？」因蹣起一隻腳來：「你看老娘這腳，那些兒放着歪？你怎罵我是搥刺骨？那刺骨也不怎的。」月娘在旁唉道：「你兩個銅盆撞了鐵刷帚，常言：惡人見了惡人磨，見了惡人沒奈何。自古嘴強的爭一步。六姐也虧你這個嘴頭子，不然嘴鈍些兒也成不的！」那西門慶見奈何不過他，穿了衣裳往外去了。迎見玳安來說：「周爹差家人還來了，備馬了，請問爹先往打醮處去，往周爺家去？」西門慶分付：「打醮處教你姐夫去罷。到了那裏拈了香，快來家裏看伺候馬，我往你周爺家吃酒去就是了。」說書童兒：「拿冠帶過來。」打發穿了，繫上帶，只見王皇親家，扮戲兩個師心父，率衆過來，與西門慶叩頭。西門慶教書童看飯與他吃，說：「今日你等用心唱，伏侍衆奶奶，我自看重賞。休要上邊打箱去。」那師父跪下說道：「小的們要不用心答應，豈敢討賞？」西門慶因分付書童：「他唱了兩日，連賞賜封五兩銀子賞他。」書童應諾：「小的知道了。」西門慶就上馬，往周守備家吃酒去了。

單表潘金蓮在上房陪吳月娘坐的，吳月娘便說：「你還不往屋裏勻勻那臉去？揉的恁紅紅的，等住同人來看，什麼張致？誰教你惹他來？我倒替你掙兩把汗，若不是我在跟前勸着，拂石鬼是也有幾下子打在身上！漢子家，臉上有狗毛，不知好歹，只顧下死手的；和他起來了！不見了金子，隨他不見

去，尋不尋不在你，又不在你屋裏不見了，平白扯着脖子和他強怎麼？你也丟了這口氣兒罷！」幾句說的金蓮閉口無言，往屋裏勻臉去了。不一時只見李瓶兒和吳銀兒，多打扮出來，到月娘房裏。月娘問他：「金子怎的不見了？剛纔煮得他爹和六姐兩個在這裏，好不辨了這回嘴！差些兒沒會辨惱了打起來！乞我勸開了，他爹便往人家吃酒去了，分付小廝買狼飭去了，等他晚上來家，要把各房丫頭抽起來。你屋裏丫頭老婆，管着那一門兒來？就看着孩子耍，便不見了他一錠金子？是一個半個錢的東西兒也怎的？」李瓶兒道：「平白他爹拿進四錠金子來，與孩子耍，我亂着陪大妗子，和鄭三姐，並他二娘坐着說話，誰知就不見了一錠！如今丫頭推奶子，奶子推老馮，急的那媽媽，哭哭啼啼，只要尋死；無限難明勾當，如今冤誰的是？」吳銀兒道：「天壓天壓！早是今日，我在好，每常我還和哥兒耍子，這邊屋裏梳頭，沒曾過去；不然難爲我了！雖然爹娘不言語，你我心上何安？誰人不愛錢？俺裏邊人家，最忌叫這個名聲兒，傳出去醜聽。」正說着只見韓玉釧兒，董嬌兒，兩個提着衣包兒進來，笑嘻嘻先向月娘，大妗子，李瓶兒，磕了頭起來，望着吳銀兒，拜了一拜，說道：「銀姐昨已來了，沒家去？」吳銀兒道：「你兩個怎的曉得？」董嬌兒道：「昨日俺兩個，都在燈市街房子裏唱來。大爹對俺們說，教俺今日來唱，伏侍奶奶。」一面月娘讓他兩個坐下。須臾小玉擎了兩盞茶來，那韓玉釧兒，董嬌兒，連忙立起身來接茶，還望小玉拜了一拜。吳銀兒因問：「你兩個昨日唱多咱散了？」韓玉釧道：「俺們到家，也有二更多了，同你兄弟李銘，都一路去來。」說了一回話，月娘分付玉簫：「早些打發他們吃

了茶罷，等住回只怕那邊人來忙了。」一面放下桌兒，兩方春桶，四盒茶食。月娘使小玉：「你二娘房裏，請了桂姐來，同吃了茶罷。」不一時和他姑娘來到。兩個各道了禮數，坐下同吃了茶，收過家活去。忽見迎春打扮着抱了官哥兒來。頭上戴着金梁縷子八吉祥帽兒，身穿大紅氍毹衣兒，下邊白綾襪兒縷子鞋兒，胸前項牌符索，手上小金鐲兒。李瓶兒看見，說道：「小大官兒，沒人請你，來做甚麼？」一面接過來放在膝蓋上看，見一屋子裏把眼不住的，看了這頭，看那一個。桂姐坐在月娘炕上，笑引鬥他耍子，道：「哥子只看就這裏，想必只要我抱他！」於是用手引了他引兒，那孩子就撲到懷裏，教他抱着。吳大妗子笑道：「恁點小孩兒，他也曉的愛好！」月娘接過來，說：「他老子是誰？到明日大了，管情也是小鬪頭兒！」孟玉樓道：「若做了小頭兒教大媽媽，就打死了。」那李瓶兒道：「小廝，你姐姐抱，只休溺了你姐姐衣服，我就打死了。」那桂姐道：「耶嚨，怕怎麼溺了！也能，不妨事，我心裏要抱哥兒耍兒。」于是與他兩個嘴扯嘴兒耍子。只見孟玉樓也來了。董嬌兒，韓玉釧兒，下來行禮畢，坐下說道：「俺兩個來了這一日，還沒會唱個兒與娘們聽。」因叫：「小玉姐，你取樂器來，等俺唱。」那小玉便取箏和琵琶遞與他。二人當下韓玉釧兒琵琶，董嬌兒彈箏，吳銀兒也在旁邊陪唱。於是唱了一套繁華滿月開，金索掛梧桐。唱出一句來；端的有落塵遶梁之聲，裂石流雲之響。把官哥兒說的在桂姐懷裏，只磕倒着，再不敢擡頭出氣兒。月娘看見便叫李大姐：「你接過孩子來，教迎春抱的屋裏去罷。好個不長俊的小廝！你看說的那臉兒！」這李瓶兒連忙接過來，教迎春掩着他耳朵，抱的往那邊房裏去。

了。於是四個唱的，齊合着聲兒，唱這一套詞道：

繁花滿月開，錦被空閑在。劣性冤家，誤得我恁毒害！我前生少欠他今世裏相思債，廢寢忘食，倚定門兒待。房櫳靜悄如何捱？

（罵玉郎）冷清清，房櫳靜悄如何捱？獨自把幃屏倚，知他是甚情懷？想當初同行同坐同懽愛，到如今孤另另怎別劃；愁戚戚酒倦醺，羞慘慘花慵戴。

（東甌令）花慵戴，酒倦醺，如今會約前期不見來。都應是他在那裏那裏貪歡愛！物在人何在？空勞魂夢到陽臺，更落得泪盈腮。

（感皇恩）呀，只落得雨泪盈腮，都應是命裏合該！莫不是你緣薄，咱分淺，都應是一般運拙時乖？怎禁那撥閨人是非，施巧計裁排，撕擗碎合歡帶，破分開鸞鳳釵，水滄浸楚陽臺。

（針線胸）把一床絃索塵埋，兩眉峯不展開，香肌瘦損愁無奈；懶刺繡，傍粧臺；舊恨新愁，教我如何捱？我則怕蝶使蜂媒不再來，臨鸞鏡也問道朱顏未改，他又早先改。

（採茶歌）改朱顏瘦了形骸。冷清清怎生捱？我則怕梁山伯不戀祝英臺；他若是背義忘恩尋罪責，我將那盟山誓海說的明白。

（解三醒）頓忘了盟山誓海，頓忘了音書不寄來；頓忘了枕邊許多恩和愛；頓忘了素體相挨；頓忘了神前兩下千千拜；頓忘了表記香羅紅繡鞋。說將起旁人見了，珠泪盈腮。

（烏夜啼）俺如今相離三月如隔數載；要相逢甚日何年再？則我這瘦伶仃形體如柴，甚時節還徹了相思債？又不見青鳥書來，黃犬音乖。每日家病懨懨懶去傍粧臺，得團圓便把神羊賽，意廝搜心相愛，早成了鸞交鳳友，省的着蝶笑蜂猜。

（尾聲）把局兒牢鋪擺；情人終久再歸來，美滿夫妻百歲諧。

四個唱的正唱着，只見玳安進來，月娘便問：「你邀請的衆奶奶們，怎的這回還不見來？」玳安道：「小的到喬親家娘那邊邀來，朱奶奶尙舉人娘子，都過喬親家娘家來了；只等着喬太太到了，就往這裏來。」月娘分付：「你就說與平安兒小廝說：教他在大門首看着，等奶奶們轎子到了，就先進來說。」玳安道：「大門前邊大廳上鼓樂迎接哩；娘們都收拾伺候就是了。」月娘分付玳安：「後廳明間鋪下錦毯，安放坐位，捲起簾來。」金鈞雙控，蘭麝香飄。春梅迎春，玉蘭香，都打扮起來。家人媳婦，都插金戴銀，披紅垂綠，準備迎接新親。只見應伯爵娘子兒應二嫂，先到了。應寶跟着轎子。月娘等迎接進來，見了禮數，明間內坐下，向月娘拜了又拜說：「俺家的常時打攪這裏，多蒙看顧！」良久，只聞喝道之聲漸近。月娘道：「姑娘好說，當時累你二爹！」前廳鼓樂響動，平安兒先進來報道：「喬太太轎子到了。」須臾黑壓壓一羣人，跟着五頂大轎落在門首，惟喬太太轎子在頭裏。轎上是垂珠銀頂，天青重沿納金走水轎衣，使藤棍喝路；後面家人媳婦，坐小轎跟隨，四名校尉，擡衣箱火爐，兩箇青衣家人，騎着小馬後面隨從；其餘者就是喬大戶娘子，朱臺官娘子，尙舉人娘子，崔大官媳

婦，段大姐，并喬通媳婦，也坐着一頂小轎，跟來收盤衣裳。吳月娘這裏，穿大紅五彩遍地錦，白獸朝麒麟緞子通袖袍兒，腰束金銀寶石門粧，頭上寶雲釧，鳳釵雙插，珠翠堆滿，胸前繡帶垂金，頂牌錯落，裙邊紫紗明珠。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一箇箇打扮的似粉粧玉琢，錦繡耀目，都出二門迎接。只見聚堂客，簇擁着喬五太太進來。生的五短身材，約七十多年紀，戴着疊翠寶珠冠，身穿大孔雀繡袍兒，近面視之，鬢髮皆白。正是：

眉分八道雪，髻結一窩絲；眼如秋水微渾，髮似楚山雲淡。

接人後廳，先與吳大姑子敘畢禮數，然後與月娘等厮見。月娘再三請太太受禮，太太不肯；讓了半日，止受了半禮。次與喬大戶娘子，又敘共新親家之禮。彼此心及心，謝共厚儀已畢，然後同錦屏正面，設放一張錦綉座位，坐了喬五太太。其次坐就讓喬大戶娘子，喬大戶娘子再三辭說：「姪婦不敢，與五太太上首。」讓不盡，同坐八娘子，兩個又小育。彼此談了半日，喬五太太坐了首座，其餘客東王西兩分項坐了。當中大方爐火相照，爐火不，室中氣暖如春。春梅迎春，玉簪蘭香，一般兒四箇丫頭，都打扮起來，身上一色都入杜牧化妝像兒，藍緞金裙，綠地金比甲兒，在跟前遞茶。良久，喬五太太對月娘說：「請四門大八出來拜兒，敘敘親戚之禮！」月娘道：「拙夫今日衙門中理公事去了，還未來家哩。」喬五太太道：「大人居于何官？」月娘道：「乃一介鄉民，蒙朝廷恩例，實授千戶之職；見軍刑名。寒家與親家那邊結親實是有玷！」喬五太太道：「娘子說那裏話？似大人這等崢嶸也費了！昨日老

身聽得舍姪女與府上做親，心中甚喜，今日我來會會，到明日席上好廝見。」月娘道：「只是有玷老太太名目！」喬五太太道：「娘子是甚怎說話？想朝廷不與庶民做親哩！老身說起來話長！如今當今東宮貴妃娘子，係老身親姪女兒，他父母都沒了，止有老身老頭兒在時，曾做世襲指揮使；不幸五十歲故了，身邊又無兒孫輪着，輪着別門姪另替了，手裏沒錢，如今倒是做了大戶。我這箇姪兒，雖是差役立身，頗得過的日子，庶不玷污了門戶。」吳大妗子，對月娘說：「抱孩子出來與老太太看看，討討壽。」季瓶兒慌的走去，到房裏分付奶子，抱了官哥來，與太太磕頭。喬太太看了誇道：「好箇端正的哥哥！」即叫過左右，連忙向玷包內，打開捧過一端宮中紫閃黃錦緞，并一付鍍金手鐲，與哥兒戴。月娘連忙下來拜謝了。請去房中換了衣裳。須臾前邊捲棚內，安放四張桌席，擺下茶。每桌四十碟；都是各樣茶果，甜食美口，菜蔬蒸酥點心，細巧油酥餅餌之類。兩邊家人媳婦丫頭，侍奉伏侍，不在話下。吃了茶，月娘就去後邊山子花園中，開了門，遊玩了一回下來。那時陳經濟打醮去，吃了午齋回來了，和書童兒玳安兒又早在前廳擺放桌席齊整，請衆奶奶們遞酒上席。端的好筵席！但見：

屏開孔雀，褥隱芙蓉。盤堆異果奇珍，瓶插金花翠葉；爐焚獸炭，香裊龍涎；器列象州之古玩，簾開合浦之明珠；白玉碟高堆麟脯，紫金盞滿貯瓊漿；煮猩猩，燒豹胎，果然下筵了萬錢；烹龍肝，炮鳳髓，端的獻時品滿座。梨園子弟，簇捧着鳳管鸞簫；內院歌姬，緊按定銀箏象板。進酒佳人雙洛浦，分香侍女兩嫦娥。正是：

兩行珠翠列階前，一派笙歌臨座上。

須臾吳月娘與李瓶兒遞酒。階下戲子鼓樂響罷，喬太太與衆親戚，又親與李瓶兒把盞祝壽。李桂姐，吳銀兒，韓玉釧兒，董嬌兒，四個唱的，在席前錦瑟銀箏，玉面琵琶，紅牙象板，彈唱起來。唱了一套壽比南山。下邊鼓樂響動，戲子呈上戲文手本，喬太太分付下來，教做「王日英元夜留鞋記。」廚役上來獻小割燒鴨，賞了五錢銀子。比及割凡五道，湯陳三獻，戲文四摺下來，天色已晚；堂中畫燭流光者如山疊，各樣花燭都點起來，錦帶飄飄，彩繩低轉，一輪明月，從東而起，照射堂中，燈光掩映。來與媳婦惠秀，與來保媳婦惠祥，每人拏着一方盤，果餚元宵。都是銀鑲茶鍾，金杏葉茶匙，放白糖玫瑰，馨香美口。走到上邊；春梅迎春，玉簪蘭香四人，分頭照席捧遞，甚是禮數周詳，學止沉穩。階下勦樂，琵琶箏々，笙簫笛管，吹打了一套「燈詞畫眉序」，「花月滿春城」。唱畢，喬太太和喬大戶娘子，叫上戲子，賞了兩包一兩銀子，四個唱的每人二錢。月娘又在後邊明間內，擺設下許多果碟兒留後座，四張桌子都堆滿了。唱的唱，彈的彈，又吃了一回酒，喬太太再三說晚了，要起身；月娘衆人款留不住，送在大門首又攔了遞酒，看放烟火。兩邊街上看的人，鱗次蜂聚一般；平安兒同衆排軍，執棍攔擋再三，還湧擠上來。須臾放了一架烟火，兩邊人散了，喬太太和衆娘子，方纔拜辭月娘等起身，上轎去了。那時已有三更天氣。然後又送應二嫂起身。月娘衆姊妹歸到後邊來，分付陳經濟，來與書童，玳安兒：「看着廳上，收拾家活，管待戲子，并兩箇師範酒飯，與了五錢銀子唱錢，打發去了。月娘分付出

來剩攪下一桌饌，半饌酒，請傅縣計，賁四，陳姐夫。說：「他們管事辛苦，大家吃饌酒，就在大廳上，安放一張桌兒。你爹不知多麼纔回！」於是還有碗盤未盡，當下傅縣計賁四，經濟水保上坐，來與書童，玳安平安打橫，把酒來斟。水保叫：「平安兒，你帶茶筒入大門首：怕一時爹回，沒人弄門。」平安道：「我教書童看茶哩，不妨事。」於是八個人猜枚飲酒。經濟道：「你們休猜枚，大驚小唱的，惹後邊聽見！不如悄悄行令兒耍子，每人要一句，說的山子，說不出罰一大盃酒。」該傅縣計先說：「堪笑元宵草物。」賁四道：「人生歡樂有數。」經濟道：「趁此月色燈光。」來保道：「咱且休耍事負。」來興道：「纔約嬌兒不在。」書童道：「又學大娘分付。」玳安道：「雖然剩酒殘燈。」平安道：「也是春風一度。」衆人念畢呵呵笑了。正是：

飲罷酒闌人散後，不知明月轉梅梢。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吳月娘留宿李桂姐 西門慶醉撈夏花兒

窮途日日困泥沙，
上苑年年好物華。

荊林不當車馬道，
管絃長奏絲羅家。

王孫草上悠揚蝶，
少女風前爛熳花。

懶出任從愁子笑，
入門還是舊生涯。

話說經濟同傳夥計衆人前邊吃酒，吳大妗子轎子來了，收拾要家去。月娘款留，再三說道：「嫂子，再住一夜兒明日去罷。」吳大妗子道：「我連在喬親家那裏，就是三四日了。家裏沒人，你哥衙裏又有事，不得在家，我家去罷。明日請姑娘衆位，好歹往我那裏大節坐坐！晚夕告百備兒來家。」月娘道：「俺們明日只是晚上些去罷了。」吳大妗子道：「姑娘，早些坐轎子去；晚夕同坐了來家就是了。」說畢裝了兩個盒子：一盒子元宵，一盒子饅頭，叫來安兒送大妗子到家，李桂姐等四個都磕了頭，拜辭月娘，也要家去。月娘道：「你們慌怎的，也就要去！還等你爹來家着你去；他去分付我留下你們，只怕他還有話和你們說！我是不敢放你去。」桂姐道：「爹去吃酒到多咱晚來家？俺們原等的他，娘先教我和吳銀子先去罷！他兩個今日纔來，俺們住了兩日，媽在家裏不知怎麼盼望！」月娘道：「可的就是你媽盼望，這一夜兒等不的？」李桂道：「娘且是說的好！我家裏沒人，俺姐姐又被人家包住了；寧可拿

嚮來唱個與娘聽，娘放了奴去罷。」正說着，只見陳經濟走進來叫：「剩下的賞賜與我。」月娘說道：「喬家并各家貼轎賞一錢，共使了十包，重三兩；還剩下十包在此。」月娘收了。桂姐便道：「我央及姑夫，你看外邊他們的轎子來了不會。」經濟道：「只有他兩個的轎子；你和銀姐的轎子沒來，從頭裏不知誰回了去了。」桂姐道：「姑夫，你真個回了？你哄我哩！」那陳經濟道：「你不信，瞧去不是我哄你？」剛言未罷，只見琴童抱進毡包來說：「爹家來了。」月子道：「早是你們不去了，這不你爹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進來，戴着冠帽，已帶七八分酒了。走入房中，正面坐下。月娘便道：「你董嬌兒，韓玉釧兒，二人向前磕頭。」西門慶問道：「人都散了，更已深了怎的我教他唱？」月娘道：「他們這裏求着我要家去。」且說西門慶向桂姐說：「你和銀兒亦發過了節兒去，且打發他兩個去罷。」月娘道：「如何？我說你們不信，恰像我哄你一般。」那桂姐把臉兒若低着不言語。西門慶問玳安：「他兩個轎子在這裏不會？」玳安道：「只有董嬌兒，韓玉釧兒，兩頂轎子伺候着哩。」西門慶道：「我也不吃酒了。你們拏樂器來唱十段錦兒我聽。打發他兩個先去罷。」當下四個唱的，李桂姐彈琵琶，吳銀兒彈箏，韓玉釧兒撥阮，董嬌兒打着緊急鼓子，一過一個唱十段錦，二十八半截兒；吳月子，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在屋裏坐的聽唱。先是桂姐唱（山坡羊）：

「俏冤家，生的出類拔萃。翠衾寒孤殘獨自。自別後，朝思暮想，想冤家，何時得遇？遇見冤家如同往，如同往。」該吳銀兒唱：

（金字經）「惜花人，何處落和春？又殘倚遍危樓，十二欄十二欄。」韓玉釧唱：

（駐雲飛）「閣倚欄杆，燕子鶯兒怕待看，色戒誰曾犯？思病誰經慣？」董嬌兒唱：「呀，減盡了花容月貌，重門常是掩；正東風料峭，細雨濺濺，落紅千萬點。」桂姐唱：

（畫眉序）「自會俏冤家，銀筆塵鎖怕湯抹，雖然是人難咫尺，如隔天涯！記得百種恩情，那里計半星兒狂詐！」吳銀兒唱：

（紅綉鞋）「水面上鴛鴦一對，順河岸步步相隨。怎見個打漁船驚拆在兩下裏飛！」韓玉釧唱：「自從他去添憔悴，不似今番病久。才郎一去正逢春，急回頭雁過了中秋。」董嬌兒唱：

（傍妝臺）「到如今瑤琴絃斷少知音，花好時，誰共賞？」桂姐唱：

（鎖南枝）「紗窗外月兒斜久，想我人兒，常常不捨；你爲我力盡心竭，我爲你珠淚偷揩。」

吳銀兒唱：

（桂枝香）「楊花心性，隨風不定。他原來假意兒虛名，到使我真心陪奉。」韓玉釧唱：

（山坡羊）「惜玉憐香，我和他在芙蓉帳底抵面共；你把衷腸來細講，講離情如何把奴拋棄？氣的我似醉如痴來呵，何必你別心另敘上，知己？幾時得重整佳期，佳期？實相逢如同夢裏。」

董嬌兒唱：

（金字經）「彈淚痕羅帕班，江南岸，夕陽山外山。」李姐桂唱：

（駐雲飛）「嗟，書寄兩三番，得見艱難。再猜霜毫，寫下喬公案。滿紙春心墨未乾。」吳銀

兒唱：

（江兒水）「香串懶重添，針兒怕待拈，瘦體崑崙鬼病慳。俺將這舊恩情重檢點，愁壓挨兩眉尖，空惹的張郎憎厭。這些時，鶯花不撈籠。」韓玉釧唱：

（畫眉序）「想在枕上溫存的話，不由人齒顫身麻。」黃嬌兒唱：

（紅綉鞋）「一個兒投東去，一個兒向西飛；撇的俺一個兒南來，一個兒北去。」李桂姐唱：

（耍孩兒）「你那裏偎紅倚翠納金帳，我這裏獨守香闌淚暗流。從記得說來呢：負心的隨燈兒滅，海神廟放着根由。」吳銀兒唱：

（傍妝臺）「美酒兒誰共斟？意散了如瓶兒。難見面似參辰。從別後幾月深，畫劃兒，畫損了

掠兒金。」韓玉釧唱：

（鎖南枝）「兩下裏心腸牽罣；誰知道風掃雲開，今宵復顯出團圓月，重令情郎把香羅再解！訴說情誰負誰心，須共你說個明白。」黃嬌兒唱：

（桂枝香）「怎忘了舊時，山盟爲證，坑人性命？有情人，從此分離了去，何時直得成？」李

桂姐唱：

（尾聲）「半又綉羅鞋，眼兒見了心兒愛，可善才捨着搶白，忙把這俏身挨。」

唱畢，西門慶與了韓玉釧，李嬌兒兩個唱錢，拜辭出門；留李桂姐，與銀兒兩個這裏歇罷，忽聽前邊玳安兒和琴童兒兩個亂嚷，奔擁着木橋印房裏，百花兒進來。西門慶，說道：「小的剛送兩個唱的出去，打攪鎮住馬房裏拴草，套馬上槽，只見一娘房裏百花兒，跪在馬槽底下請的小的一跳。不知甚麼緣故。小的們問着他又不說。」西門慶聽見，便道：「那奴才在那裏與我來！」就坐出外邊明間，穿廊下椅子上坐着。一邊打着，一個箠把那丫頭揪着跪下。西門慶問他：「往前邊做甚麼去？」那丫頭不言語，李嬌兒在傍邊說道：「我又不使你，平平白白往馬坊裏做甚麼去？」見他慌做一團。西門慶只說丫頭要走之情，即令小廝：「與我揪他擄身上。」他不交搜，却是琴童把他一拉倒在地，只聽滑浪一聲，從腰裏取下一件東西來。西門慶問：「是甚麼？」玳安遞上去，可霎作怪！却是一定金子。西門慶燈下看了道：「是兩兩不見了的那定金子，竟不見，原來是你這奴才偷了！」他說：「是拾的。」西門慶問：「是那裏拾的？」他又不言語。西門慶于是心中大怒，令琴童往前邊去取撈子來。須臾把丫頭撈起來，撈的殺豬也似叫。撈了半日，又敲二十敲。月娘見他有酒了，又不放勸，那丫頭撈忍不過，方說：「我在六娘房裏地下拾的。」西門慶力命放了撈子。又分付與李嬌兒領到屋裏去：「明日叫媒人，即時與我拉出去賣了這個奴才。還留着做甚麼！」那李嬌兒沒的話兒說，便道：「恁賊奴才，誰叫你往前頭去來？養在家裏，也問我聲兒；三不知就出去了。你就拾了他屋裏金子，也對我說一聲兒！」那夏

花只是哭。李嬌兒道：「撈死你這奴才纔好哩！你還哭？」西門慶道：「罷。」把金子交與月娘收了，就往前邊李瓶兒房裏去了。那小廝多出去了。月娘令小玉關上儀門，因叫道：「玉簪來，問他頭裏這丫頭也往前邊去來麼？」小玉道：「二娘三娘陪大妗子，娘兒兩個往六娘那邊去，他也跟了去來。誰知他三不知就偷了他這定金子在手裏！頭裏聽見娘說，爹使小廝買狼觔去了，說的他要不的；在廚房間我狼觔是什麼；教俺們衆人笑道：『狼觔敢是狼身上的觔。若是那個偷了東西，不拿出來，把狼觔抽將起來，就纏在那人身上，抽攢的手脚兒都在一處。』他見咱說，想必慌了。利晚夕趕唱的出去，就要走的；兒情見大門首有人，纔藏入馬坊裏，鑽在槽底下躲着。不想被小廝又看見了採出來。」月娘道：「那裏看人去！恁小丫頭，原來這等賊頭鼠腦的。到就不是個咳嗽的！」且說李嬌兒領夏花兒到房裏，李桂姐晚間甚是說：「夏花兒，你原來是個俗孩子！你恁十五六歲，也知道些人事兒，還這等懵懂！要着俺這裏纔使不的。這裏沒人，你就拾了些東西，來屋裏悄悄交與你娘；似這等把出來，他在傍邊也好救你。你怎的不望他題一字兒？剛纔這等撈打着，好麼？乾淨慳丫頭！常言道：穿青衣抱黑柱。你不是他這屋裏人，就不管他。剛纔這等掠掣着你，你娘臉上有光沒光？又說：他姑娘，你也忒不長俊；要着我，怎教他把房裏丫頭對衆撈恁一頓撈子？又不是拉到房裏來，等我打，前邊幾個房裏丫頭與怎的不撈？只撈你房裏丫頭？你是好負欺的，就鼻子口裏沒些氣兒。等不到明日，真個教他領出這丫頭去罷，你也就沒句說，你不說等我說；休教他領出去，教別人好笑話。你看看孟家的，和潘家的，兩家的一似狐狸一般。」

你原來的過他了？」因叫個夏花兒過來，問他：「你出去不出去？」那丫頭道：「我不出去！」桂姐道：「你不去，今後要貼你娘的心。凡事要和你一心一計；不拘拿了甚麼，交付與他，教似元宵一般抬舉你。」那夏花兒說：「姐分付我知道了。」按下這裏教唆夏花兒不題。

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李瓶兒房裏，只見李瓶兒和吳銀兒炕上做一處坐的，心中就要脫衣去睡。李瓶兒道：「銀姐在這裏，沒地方安插；你且過一家兒罷。」西門慶道：「怎的沒地方兒？你娘兒兩個在兩邊，等我在當中睡就是。」李瓶兒便瞅了他眼兒道：「你就說下道兒去了。」西門慶道：「我如今在那裏睡？」李瓶兒道：「你過六姐那邊去睡一夜罷。」西門慶坐了一回，起身走了。說道：「也罷，也罷。省的我打攪你娘兒們，我過那邊屋裏睡去罷。」于是一直走過金蓮這邊來。金蓮聽見西門慶進房來，天上落下來一般；向前與他接衣解帶，鋪陳牀鋪乾淨，展放蛟綃，款設珊瑚枕；吃了茶，兩個上牀歇宿不題。李瓶兒這裏，打發西門慶出來，和吳銀兒兩個燈下，放炕桌兒撥下黑白棋子，對坐下象棋兒。分付迎春：「定兩盞茶兒，拿個菓盒兒；把這甜金華酒兒，篩一盞兒來，我和銀姐吃。」因問銀姐：「你吃飯，教他盛飯來你吃？」吳銀兒道：「娘，我且不餓。休叫姐盛來。」李瓶兒道：「也罷。銀姐不吃飯，你拿個盒蓋兒，我揀妝裏有菓餠餅兒，拾四個兒來與銀姐吃罷。」須臾迎春拿了四碟小菜，一碟糟蹄子筋，一碟鹹雞，一碟雞雞蛋，一碟炒豆芽拌海蜇，一個菓盒；都是細巧菓仁兒。一盒菓餠餅兒，頓備在傍邊。少頃與吳銀兒下了三盤棋子，篩上酒來，拿銀鍾兒兩個共飲。吳銀兒叫迎春姐：「你遞過琵琶。」

鸞來，我唱個曲兒與娘聽。」李瓶兒道：「姐姐不唱罷，小大官兒睡着了，他爸那邊又聽着，教他說咱；擲骰子耍耍罷。」于是教迎春，遞過色盅來，兩個擲骰兒賭酒爲樂。擲了一回，吳銀兒因叫：「迎春姐你那邊屋裏，請過你媽兒來，教他吃鍾酒兒。」迎春道：「他攬着哥兒在那邊炕上睡哩。」李瓶兒道：「教他攬着孩子睡罷；拿一甌子酒送與他吃就是了。你不知俺這小大官，好不伶俐人；只離來開他就醒了。有一日兒在我這邊炕上睡：他爹這裏敢動一動兒，就睜開眼醒了。恰是知道的一般。教奶子抱了去那邊屋裏，只是哭，只要我攬着他。」吳銀兒笑道，「娘有了哥兒，和爹日在覺兒也不得睡一個兒。爹幾日來這屋裏走一遭兒？」李瓶兒道：「他也不論：遇着一遭也不可止，兩遭也不可止；常進屋裏看他。爲這孩子來看他，不打緊，教人把肚子也氣破了。像他爸和這孩子，背地說的白湛湛的！我是不消說的。只與人家望古根；誰和他有甚麼大同事？寧可他來我這裏還好。第二日，教人眉兒眼兒的只說他們。什麼把攔着決子爲甚麼；剛纔到這屋裏，我就攬他出去。跟姐你不知俺這家：人多舌頭多。自今日爲不見了這金子，早走你有看；就有人氣不慣，在後邊調曰你大娘，說拿金子進我屋裏來了，怎的不見了。落後不想是你二娘屋裏丫頭偷了，纔纔出個青紅皂白來。不然綁着鬼，只是俺這屋裏丫頭，和奶子；老媽媽媽急的那哭，只要尋死，說道：若沒有這金子，我也不家去，落後見有了金子，那咱纔肯去。還打了燈家去了。」吳銀兒道：「娘也罷；你看爹的面，你守着哥兒，慢慢過到那裏是那裏。論起後邊大娘，沒話言語也能了。到只是別人，見娘生了哥兒，未免都有些氣兒。爹他老人家有

聖主就好。」李瓶兒道：「若不是你參和你大娘看戲，這孩子也沾不到如今。」說話之間，你一鐘，我一盞，不覺坐到三更天氣，方纔宿歇。正是：

得意客來情不厭，
知心人到話相投。

有詩爲證：

畫樓明日轉窗寮，
相伴嬋娟宿一宵；

玉骨冰肌誰不愛，
一枝梅影夜迢迢。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桂姐央留夏花兒 月娘含怒罵玳安

佳名號作百花王，幼出冰肌異衆芳；

映日妖嬈呈素豔，隨風冷淡散清香。

玉容吳妬啼妝女，雪臉渾如傅粉郎；

檀板金尊歌勝賞，何誇魏紫與姚黃。

話說西門慶因放假，沒往衙門裏去。早晨起來，前廳看着，差玳安送兩張桌面與喬家去。一張與喬太太；一張與喬大戶娘子。俱有高頂方糖，時件樹菓之類。喬太太賞了玳安兩方手帕，三錢銀子；喬大戶娘子是一疋青絹，俱不必細說。原來應伯爵自從與西門慶作別，趕到黃四家，黃四又早夥中，封下十兩銀子謝他：「大官人分付教俺過節去。口氣兒只是搗那五百兩銀子文書的情，你我錢糧拿甚麼支持？」應伯爵道：「你如今還得多少纔够？」黃四道：「李三哥他不知道；只要靠着問那內臣借一般。人是五分行利，不如這裏借著，衙門中勢力兒，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如今找着，再得出五十個銀子來，把一千兩合用，就是每月也好認利錢。」應伯爵聽了，低了低頭兒，說道：「不打緊！假若我替你說成了，你夥計六人怎生謝我？」黃四道：「我對李三說；夥中再送你五兩銀子與你。」伯爵道：「休說五兩的話；要我手段，五兩銀子要不了你的！我只消一言替你們巧一巧兒，就在裏頭了。今日俺房下往他家吃酒，我

且不去；明日他請俺們晚夕賞燈，你兩個明日絕早，買四樣好下飯，再着上一罈金華酒，不要叫唱的；他家裏有李桂姐，吳銀兒，還沒去哩。你院裏叫上六名吹打的，等我領着送了去，他就要請你兩個坐。我在旁邊，那消一言半句，管情就替你說成了。找出五百兩銀子來，共搗一千兩文書，一個月滿破認他五十兩銀子。那裏不去了，只當你包了一個月老婆了。常言道：秀才取添無真。進錢糧之時，香裏頭多上些木頭，蠟裏頭多攪些柏油，那裏查帳去？不圖打魚，只圖混水；借着他這名聲兒，纔好行事。」於是計議已定。

到是李三黃四，果然買了酒禮，伯爵領着兩個小廝，擡着送到西門慶家來。西門慶正在前廳打發桌面，只見伯爵來到，作了揖；道及昨日房下在這裏打攪，回家晚了。西門慶道：「我昨日周南軒那裏吃酒回家，也有一更天氣，也不會見的新親。說老早就去了。今早衙門中放假，也沒去看着，打發了兩張桌面，與喬親家那裏去。」說畢坐下了。伯爵就喚李錦：「你把禮擡進來。」不一時兩個抬進儀門裏放下。伯爵道：「李三哥，黃四哥，再三對我說，受你大恩；節間沒甚麼，買了些微禮來孝順你賞人。」只見兩個小廝，向前扒在地下磕頭。西門慶道：「你們又送這禮來做甚麼？我也不好受的。還教他擡回去！」伯爵道：「哥你不受他的，這一擡出去，就醜死了！他還要叫唱的來伏侍，是我阻住他了；只叫了六名吹打的，在外邊伺候。」西門慶即令：「與我叫進來。」不一時把六名樂工，叫至當面跪下。西門慶向伯爵道：「他既是叫將來了，莫不又打發他？不如請他兩個來坐坐罷。」伯爵得的一聲兒，即叫過李

錦來分付：「到家對你爹說：老爹收了禮了。這裏不着請去了，叫你爹同黃四爹早來這裏坐坐。」那李錦應諾下去。須臾收進禮去，西門慶令玳安，封二錢銀子賞他。磕頭去了。六名吹打的下邊伺候。少頃棋童兒，拿茶上來那裏吃。西門慶陪伯爵吃了茶，說道：「有了飯請問爹？」西門慶讓伯爵西廂房裏坐，因問伯爵：「你今日沒會謝子純？」伯爵道：「我早晨起來時，李三就到我那裏，看着打發了禮來。誰得閑去會他？」西門慶即使棋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不一時書童兒放桌兒擺飯，畫童兒用罩漆方盒兒，拿了四碟小菜兒。都是裏外花靠小碟兒精緻：一碟美甘甘十香瓜茄，一碟甜孜孜五方豆豉，一碟香噴噴的橘醬，一碟紅馥馥的糟笋。四大碗下飯：一碗大燉羊頭，一碗滷燉的炙鴨，一碗黃芽菜；並炆的餛飩雞蛋湯；一碗山藥膾的紅肉圓子。上下安放了兩雙金筯牙兒。伯爵面前是一盞上新白米飯兒，西門慶面前，却是一甌兒香噴噴軟稻粳米粥兒，兩個同吃了飯。收了家火去，揩抹的桌兒乾淨，西門慶與伯爵兩個坐着，賭酒兒打雙陸。伯爵趁謝希大未來，乘先問下西門慶說道：「哥明日找與李智黃四多少銀子？」西門慶道：「把舊文書收了，另搗五百兩銀子文書就是了。」伯爵道：「這等也罷了。哥，你總不如再找上一千兩，到明日也好認利錢。我又不句話；那金子你用不着，還算一百五十兩與他，再找不多兒了。」西門慶聽罷道：「你也說的是！我明日再找三百五十兩與他罷：改一千兩文書就是了。省的金子放在家，也只是閒着。」兩個正打雙陸，忽見玳安兒走來說道：「賁四拿了一座大螺鈿大理石屏風，兩架銅鑼銅鼓，連鑪兒；說是白皇親家的。要當三十兩銀子，爹當與他不當他？」西門慶道：「你教賁四

拿進來我聽。」不一時賁四同兩個人擡進去，放在廳堂上。西門慶與伯爵放下雙陸，走出來撇看。原來是三尺闊，五尺高，可桌放的螺鈿描金大理石屏風。端的是一樣黑白分明。伯爵觀了一回，悄與西門慶道：「哥你仔細瞧，恰好像似蹲着個鎮宅獅子一般！兩架銅鑼銅鼓，都是彩畫生妝雕刻雲頭，十分整齊！」在傍一方攏掇，說道：「哥該當下他的！休說兩架銅鼓，只一架屏風，五十兩銀子還沒處尋去。」西門慶道：「不知他明日贖不贖？」伯爵道：「沒的說，贖甚麼？下坡車兒營生，及到三年過來，七八本利相等。」西門慶道：「也能！教你姐夫那邊鋪子裏，免三十兩與他罷。」剛打發去了。

西門慶把屏風拂抹乾淨，安在大廳正面，左右看視。金碧彩霞交輝。因問：「吹打樂工吃了飯不會？」琴童道：「在下邊打發吃飯哩。」西門慶道：「叫他吃了飯，來吹打一回我聽。」于是廳內擡出大鼓來，穿廊下邊一架安放銅鑼銅鼓，吹打起來。端的聲震雲霄，韻驚魚鳥。正吹打着，只見棋童兒請了謝希大到了。進來與二人唱了喏。西門慶道：「謝子純你過來！估估這座屏風兒值多少價？」謝希大近前觀看了半日，口裏只顧誇獎不已。說道：「哥你這屏風買的巧也得一百兩銀子與他；少了他不肯？」伯爵道：「你看連這外邊兩架銅鑼銅鼓，帶鑼鑼兒，通共與了三十兩銀子！」那謝希大拍着手兒叫道：「我的南無耶！那裏尋本兒利兒？休說屏風，三十兩銀子還攪給不起這兩架銅鑼銅鼓來！你看這兩座架，做的這工夫，硃紅彩漆，都照依官司裏的樣範，少說也有四十觔響銅！該值多少銀子？怪不的一物一主，那裏有哥這等大福！偏有這樣巧價兒來尋你的。」說了一回，西門慶請了書房裏坐的。不一時李智黃四也

到了。西門慶說道：「你兩個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又不好受你的。」那李智黃四慌的下禮，說道：「小人惶恐！微物胡亂與爹賞人罷了。蒙老爹呼喚，不敢不來。」於是搬過坐兒來打橫坐了。須臾小廝畫童兒，拿了五盞茶上來。衆人吃了收下盞托去。少頃玳安走上來：「請問爹在那裏放桌兒？」西門慶令：「擡進桌兒就在這裏坐罷。」於是玳安與書童兩個，一肩搭擡進一張八仙瑪瑙漆桌兒進來，騎着火盆安放在地平上。伯爵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李智黃四兩邊打橫坐了。須臾奉上春檠按酒，大盤大碗湯飯點心；無非鶩鴨雞蹄，各樣下飯之類。酒泛羊羔，湯浮桃浪。樂工都在窗外吹打。西門慶叫了吳銀兒，席上遞酒。這裏那邊飲酒不題。却說李桂姐家保兒；吳銀兒家丫頭蠟梅，都叫了轎子來接他姐姐家去。那桂姐聽得保兒來，慌的走到門外，和保兒兩個悄悄說了半日話。回到上房告辭，要回家去。月娘再三留他：「俺們如今便都往吳大妗子家去，連你們也帶了去。你越發晚了，從他那裏起身，也不用轎子，伴俺們走百病兒，就往家去便了。」桂姐道：「娘你不知我家裏無人；俺姐姐又不在家；有我王姨媽那裏，又請了許多人來做盒子會；俺媽不知怎麼盼我。昨日等了我一日；他不急時，不使將保兒來接我。若是閑常日子，隨娘留我幾日，我也住了。」月娘見他不肯，一面教玉簪，將他那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元宵；一盒白糖薄脆；交與保兒掇着。又與桂姐一兩銀子，打發他早去。這桂姐先辭月娘衆人，然後他姑娘送他到前邊，教畫童替他抱了毡包，竟來書房門首，教玳安請出西門慶來說話。這玳安慢慢搬簾子，進入書房，向西門慶說道：「桂姐家去，請爹說話。」應伯爵道：「李桂兒這小淫婦原來還沒去

哩？」西門慶道：「他今日纔家去。」一面走出前邊來。看見李桂姐穿着紫丁香色潞州紬妝花肩子對衿襖兒，白展光五色線挑的寬欄裙，用青點翠的白綾汗巾兒搭着頭，面前花枝招颭，綉帶飄飄，磕了四個頭。就道：「打攬爹娘這裏！」西門慶道：「你明日家去罷。」桂姐道：「家裏無人，媽使保兒拿轎子來接了。」又道：「我還有一件事對爹說：俺姑娘房裏那孩子，休要領出去罷。俺姑娘昨日晚夕，又打了他幾下。說起來還小哩，恁怎麼不知道。吃我說了他幾句，從今改了；他也不再敢了。不爭打發他出去，大節間俺娘房中沒個人使，你心裏不急麼？自古木杓火杖兒短，強如手撥刺。爹好歹看我分上，留下這丫頭罷。」西門慶道：「既是你無說，留下這奴才罷。」一面分付玳安：「你去後邊對你大娘說，休要叫媒人去了。」玳安向畫童兒抱着桂姐毡包說道：「拿桂姨毡包等我抱着；教畫童兒後邊說去罷。」那畫童應諾，一直往後邊去了。桂姐與西門慶說畢話，東窗子前揚聲叫道：「應花子我不拜你了；你娘家去！」伯爵道：「拉回賊小淫婦兒來，休放他去了；叫他唱一套兒，且與我聽聽着。」桂姐道：「等你娘問了唱與你聽！」伯爵道：「由他乾乾淨淨自你兩個體己話兒，就不教我知道了！恁大白日，就家去了。便益了賊小淫婦兒了！投到黑還接好幾個漢子。」桂姐道：「汗邪了你這花子！」一面笑出去。玳安跟着打發他上轎去了。西門慶與桂姐說了話，後邊更衣去了。應伯爵向謝希大說：「李家桂兒這小淫婦兒，就是個真脫牢的強盜，越發賊的疼人子。恁個大節，他肯自顧在人家住着？鴿子來叫他，又不知家裏有甚麼人兒等着他哩！」謝希大道：「你好猜！」悄悄向伯爵耳邊：「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說未

數句，伯爵道：「悄悄裏說道，哥正不知道哩！」不一時西門慶走的脚步兒響進來，兩個就不言語了。這應伯爵就把吳銀兒摟在懷裏，和他一遞一口兒吃酒。說道：「是我這乾女兒，又溫柔，又軟款；強如李家狗不要的淫婦兒一百倍了。」吳銀兒笑道：「二爹好罵！說一個，就一個，百個就百個。一般一方之地，也有賢有愚，可兒一個就比一個來？俺桂姐沒惱着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問賊狗材，單管只個說白道的？」伯爵道：「你休管他家，等我守着我這乾女兒過日子。乾女兒過來，拿琵琶且先唱個兒我聽。」這吳銀兒不慌不忙，輕舒玉指，款跨蛟綃，把琵琶在于膝上，低低唱了一回柳搖金：

心中牽掛，飯不飯茶不茶。難割捨我俏冤家；淒涼因為我心上放不下！更不知你在誰家。要離別，與我兩句伶仃話，拋閃殺奴家，閃賺殺奴家！你休要把奴來干罷。

伯爵吃過酒，又遞謝希大。吳銀兒又唱道：

常懷憂悶，何時得趁我心？牽掛着我有情人，姊妹們拘管的緊；老尊堂不放鬆，顯的我言兒無信。不愛你寶和金，只愛你只愛你，生的胖兒俊；我和你做夫妻，死了甘心。教奴和你往來相趁。

這裏和吳銀兒前邊遞酒彈唱不題。且說畫童兒走到後邊，月娘正和孟玉樓，李瓶兒，大姐，雪娥，并大師父，都在上房裏坐的；只見畫童兒進來。月娘纔待叫他叫老媽來，夏花兒出去；畫童便道：「爹使小的對大娘說，教且不要領他出去罷了。」月娘道：「你爹教寶他，怎的又不寶他了？你實說是誰對你說，

教休要領他出去！」畫童兒道：「剛纔小的抱着桂姨毡包，桂姨去對爹說：『央及留下了。且將就使着罷，休領出去了。』爹使玳安進來對娘說，玳安不進來，在爹跟前使小的進來了。奪過毡包，送桂姨去了。」這月娘聽了，就有幾分惱在心中，罵玳安道：「焦賊兩頭弑番獻勤，欺主的奴才！噫道他頭裏使他教媒人；他就說道，爹教領出去。原來都是他弄鬼，如今又幹辦着送他去了。住回等他進後來，我和他答話！」正說着，只見吳銀兒前邊唱了進來。月娘對他說：「你家蠟梅接你來了，李家桂兒家去了，你真不也往家去了罷？」吳銀兒道：「娘既留我，我又家去，顯的不識敬重了。」因問：「蠟梅你來做甚麼？」蠟梅道：「媽使我來瞧瞧你。」吳銀兒問道：「家裏沒甚勾當？」蠟梅道：「沒甚事。」吳銀兒道：「既沒事，你來接我怎的？你家去罷。娘留下我，晚夕還同衆娘們，往姑奶奶家走百病兒去。我那裏回來，纔往家去哩。」說畢蠟梅就要走。月娘道：「你叫他回來，打發他吃些甚麼兒。」吳銀兒道：「你大奶奶賞你東西吃哩。等着就把衣裳包干帶了家去，對媽媽說：休教轎子來，晚夕我走了家去。」因問：「吳惠化怎的不來？」蠟梅道：「他在家裏害眼哩。」月娘分付玉簪，蠟梅到後邊拿下兩碗肉，一盤子饅頭，一甌子酒，打發他吃。又拿他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元宵，一盒細茶食與他拿回去。原來吳銀兒的衣裳包兒放在李瓶兒房裏；李瓶兒連忙又早尋下，一套上色織金緞子衣服，兩方銷金汗巾兒，一兩銀子，安放在他毡包內與他。那吳銀兒喜孜孜辭道：「娘，我不要這衣服罷！」又笑嘻嘻道：「實和娘說：我沒個白襖兒穿。娘收了這緞子衣服，不拘娘的甚麼舊白綾襖兒，與我一件

兒穿罷。」李瓶兒道：「我的白襖子多寬大，你怎的？」于是叫迎春：「拿鑰匙上大櫥櫃裏，拿一疋整白綾來，與銀姐。對你媽說，教裁縫替你裁兩件好襖兒。因問：「你要花的要素的？」吳銀兒道：「娘我要素的罷。圖襯着比甲兒好穿。」笑嘻嘻向迎春說道：「又起動叫姐往樓上走一遭。明日我沒甚麼孝順？只是唱曲兒與姐姐聽罷了。」須臾迎春從樓上取了一疋松江潤機尖素白綾，下號兒寫着重三十八兩，遞與吳銀兒。銀兒連忙花枝招颯，繡帶飄飄，挿燭也是與李瓶兒磕了四個頭。起來又深深拜了迎春八拜。李瓶兒道：「銀姐你把這縐子衣服，還包了去，早晚做酒衣兒穿。」吳銀兒道：「娘賞了白綾做襖兒，又包了這衣服去！」于是又磕頭謝了。不一時蠟梅吃了東西，交與盒子毡包，都拿回家去了。月娘便說：「銀姐你這等我纔喜歡。你休學李桂兒那等喬張致：昨日和今早，只像臥不住虎子一般，留不住的，只要家去。可兒家裏就忙的恁樣兒？連唱也不用心唱了。見他家人來接，飯也不吃就去了。就不待見了。銀姐你快休學他。」吳銀兒道：「好娘！這裏一個爹娘宅裏，是那裏去處？就有虛子，放着別處，便敢在這裏使。桂姐年幼，他不知事，俺娘休要惱他。」正說着，只見吳大妗子家，使了小廝來定兒，來請說道：「俺娘上覆三姑娘，好歹同衆位娘并桂姐銀姐，請早些過去罷。又請雪姑娘也走走。」月娘道：「你到家對你娘說，俺們如今便收拾去，二娘害腿疼不去。他在家看家哩。你姑夫今日前邊有人吃酒，家裏沒人，後邊姐也不去。李桂姐家去了。連大姐銀姐，和俺們六位去。你家少費心整治甚麼；俺們坐一回，晚上就來。」因問來定兒：「你家叫了誰在那裏唱？」來定兒道：「是郁大姐。」說

畢來定兒先去了。月娘一面同玉樓，金蓮，李瓶兒，大娘，并吳銀兒，對西門慶說了。分付奶子在家看哥兒。都穿戴收拾定當，共六頂轎子起身。派定玳安兒，棋童兒，來安兒，三個小廝，四名排軍跟轎，往吳大妗子家來。正是：

萬井風光春落落，
千門燈火夜漫漫。

此生此夜不長見，
明月明年何處看。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元夜遊行遇雪雨 妻妾笑卜龜兒卦

帝里元宵，風光好，勝仙島蓬萊。玉塵飛動，車鳴綉轂，月照樓臺，三宮此夕歡諧，金蓮萬盞，撒向天街。逐鼓通宵，華燈競起，五夜齊開。

此隻詞兒是前人所作，單題這元宵景致，人物繁華。且說西門慶那日打發吳月娘衆人，往吳大妗子家吃酒去了。李智黃四約坐伯爵趕送出去，如此這般告訴：「我已替你二公說了。准在明日還找五百兩銀子。」那李智黃四向伯爵打了恭又打恭。到黃昏時分，就告辭去了。廂房中和謝希大還陪西門慶飲酒，只見李銘掀簾子進來，伯爵看見便道：「李日新來了！」李銘扒在地下磕頭，西門慶問道：「吳惠怎的不來。」李銘道：「吳惠今日東平府官身也沒去，在家裏害眼。小的叫了王柱來了。」便叫：「王柱進來。」與爹磕頭。」那王柱掀簾進入房裏。朝上磕了頭。與李銘站立在旁。伯爵道：「你家桂姐剛纔家去了，你不知道？」李銘道：「小的官身到家，洗了洗臉就來了。並不知道。」伯爵同西門慶說：「他兩個怕不的還沒吃飯哩？哥分付拿飯與他兩個吃。」書童在旁說：「二爹叫他等一等，亦發和吹打的一答裏吃罷。沒也拿飯去了。」伯爵令書童：「取過一個托盤來，桌上掉了兩碟下飯。一盤燒羊肉，遞與李銘等，拿了飯，你們拿兩碗，在這明間吃罷。」說書童兒：「我那俊姪子，常言道，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你不知他這行人；故雖是當院出身小優兒，比樂工不同。一概看待也罷了。顯的說你我不幫襯

了。」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下，笑罵道：「怪不的你這狗材！行記中人，只護行記中人。又知道常差的苦甘！」伯爵道：「俊孩兒，你知道甚麼？你空做子弟一場，連惜玉憐香四個字，你還不曉的甚生。說粉頭小優兒，如同鮮花兒；你惜憐，他越發有精神；你但折剝他；敢就八釐甘州；慊慊瘦損，難以存活。」西門慶笑道：「還是我的兒曉的道理。」那李銘王柱須臾吃了飯，應伯爵叫過來，分付：「你兩個會唱雪月風花共裁剪不會？」李銘道：「此是黃鍾，小的們記的。」于是拿過箏來，王柱彈琵琶，李銘標箏頓開喉音，黃鍾醉花隱：

雪月風花裁剪，雲雨夢香嬌玉軟；花正好，月初圓。雪壓風歇；人比天涯遠；這此時欲寄斷腸篇。爭奈我無岸的相思，好着我難運轉。

（喜驚遷）指滄溟爲硯，簡城毫速筆如椽，松烟將泰山作墨硯。萬里青天爲錦箋，都做了草聖傳一會家書，書不盡心事，一會家訴，訴不盡教煎。

（出隊子）憶當時初見，見俺風流小業冤，兩心中便結下死生緣。一載間澤如膠漆堅，誰承望半路番騰，倒做了離恨天！二三朝不見，渾如隔了十數年；無一頓茶飯不掛牽！無一刻光陰不唱念！無一個更兒，將他來不夢見！

（四門子）無一個來人行，將他來不問過。害可人有似風顛，相識們見了重還勸。不由我記掛在心間，思量的眼前活現；作念的口中粘涎，襟領前，袖兒邊，泪痕流遍。想從前我和他，語

在前：那時節嬌小當年。論聰明實世何曾見，他敢真誠處有萬千！

（刮地風） 憶咱家爲他情無倦，泪江河成眷戀；俺也曾坐並着膝，語並着肩，俺也曾芝蘭香效他交頸鴛；俺也曾把手兒行，共枕眠。天也是我緣薄分淺；

（水仙子） 非干是我自專，只不見的鸞膠續斷絃。憶枕上盟言，念神前發愿，心堅石也穿；暗暗的禱告青天，若咱家負他前世緣，俏冤家不趁今生願，俺那世裏再團圓！

（尾聲） 囑咐你衷腸莫更變，要相逢則除是動載經年；則你那身去遠，莫教心去遠。

說話唱了看看晚來，正是：

金烏漸漸落西山，玉兔看看上畫闌。佳人款款來傳報，報道月移花影上紗窗。

西門慶命收了家火，使人請傳夥計，韓道國，雲主管，賁四，陳經濟。大門首用一架圍屏，圍間放兩張桌席，懸掛兩盞羊角燈，擺設酒筵，堆集許多春盤菓盒，各樣餚饌。西門慶與伯爵希大都一代上面坐了；夥計主管，兩邊打橫。大門首兩邊，一邊十二盞金蓮燈，還有一座小烟火。西門慶分咐等堂客來家時放。先是六個樂工，擡銅鑼銅鼓，在大門首吹打勸樂來；那一回銅鑼銅鼓又清，吹細樂上來。李銘，王柱，兩個小優兒箏琵琶，上來彈唱：燈詞畫眉序；花月滿春城，云云。那街上來往，圍看的人，莫敢仰視。西門慶帶忠靖冠，絲絨鶴氅，白綾襖子。玳安與平安兩個，一遞一桶放花兒。兩名排軍各執攬杆，攔攔閑人，不許向前擁擠。不一時碧天雲靜，一輪皓月東升之時，街上遊人十分熱鬧。但見：

戶戶鳴鑼擊鼓，家家品竹彈絲。遊人隊隊踏歌聲，士女翩翩垂舞調。鰲山結綵，巍表百尺矗晴雲。鳳禁縹香，縹緲千層籠綺隊。閑庭內外，溶溶寶月光輝；畫閣高低，燦燦花燈照耀。三市六街人鬧熱，鳳城佳節賞元宵。

且說後邊春梅迎春，玉簪蘭香，小玉衆人，見月娘不在；聽見大門首吹打銅鼓彈唱又放烟火，都打扮着走來，在圍屏背後扒着望外瞧。書童兒和畫童兒，兩個在圍屏背後火盆上篩酒。原來玉簪和書童舊有私情，兩個常時戲狎，兩個因按在一處，奪瓜子兒磕，不防火盆上，坐着一錫瓶酒推倒了；那火烘烘望上騰起來，崩了一地灰起去。那玉簪還只顧嘻笑。被西門慶聽見，使下玳安兒來問：「是誰笑？怎的這等灰起？」那日春梅穿着新白綾襖子，大紅遍地金比甲，正坐在一張椅兒上，看見他兩個推倒了酒，一經搗聲罵玉簪：「好個怪浪的淫婦；見了漢子就邪的不知怎麼樣兒的了！只當兩個把酒推倒了纔罷了。都還嘻嘻哈哈，不知笑的是甚麼？把火也崩死了，平白落了人一頭灰。」那玉簪見他罵起來，諱的不敢言語，往後走了。慌的書童兒走上去，回說：「小的火盆上篩酒來，扒倒了錫瓶裏酒了。」那西門慶聽了，更不問其長短就罷了。

先是那日賁四娘子，打聽月娘不在，平昔知道春梅，玉簪，迎春，蘭香，四個是西門慶貼身答應，得寵的姐兒。大節下安排了許多菜蔬菓品，使了他女孩兒長兒來，要請他四個去他家裏散心坐坐。衆人領了來見李嬌兒，嬌兒說，「我燈草拐杖不定，你還請問你爹去。」問雪娥，雪娥亦發不敢承攬。看看

接到掌燈已後，賁四娘子又使了長兒來邀四人。蘭香推玉簪，玉簪推迎春，迎春推春梅；要令齊了往李嬌兒轉央和西門慶說放他去。那春梅坐着紋絲兒也不動，反罵玉簪等：「都是那沒見食面的行貨子！從沒見酒席，也聞些氣兒來，我就去不成，也不到央及他家去。一個個鬼撮搭的也似，不知忙的是甚麼。你教我半個眼兒看的上！」那迎春，玉簪，蘭香，都穿上衣裳，打扮的齊齊整整出來，又不敢去。這春梅又只顧坐着不動身。書童見賁四嫂，又使了長兒來邀，說道：「我被着爹罵兩句也罷，等我上去替姐們稟稟去。」一直走到西門慶身邊，掩口對耳說道：「賁四嫂家，大節間要請姐們坐坐。姐教我來稟問爹，去不去？」西門慶聽了，分付：「教你姐們收拾去，早些來。家裏沒人。」這書童連忙走下來。說道：「還虧我到上頭一言，就准了。教你姐快收拾去，早些來。」那春梅慢慢纔往房裏，勻施脂粉去了。不一時四個都一答裏出門。書童扯圍屏掩過半邊來，遮着過去，到了賁四家。賁四娘子見了，如同天上落下來的一般，迎接裏間屋裏。頂榻上點着綉毬紗燈，一張桌兒上，整齊菜春盛堆滿滿的，趕着春梅叫大姑，迎春叫二姑，玉簪是三姑，蘭香是四姑，都見過禮。又請過韓回子娘子來相陪。教下人家另是一分菜蔬。當下春梅迎春上坐，玉簪蘭香對席，賁四嫂與韓回子娘子打橫。長兒往來盪酒拿菜。按下這裏不題。西門慶因叫過樂工來，分付：「你們吹了一套東風料峭好事近與我聽。」正值後邊掌上玫瑰元宵來，銀金匙，衆人拿起來同吃。端的香甜美味，入口而化。甚應佳節。李銘，王柱。席前又拿樂器，接着彈唱此詞。端的聲慢悠揚，挨徐合節。道：

東野翠烟，喜遇芳天晴曉；惜花心，惟春來又起得偏早。教人採取問東君，肯與我春多少；見丫鬟笑語同言道，昨夜海棠開了。

（千秋歲）杏花稍見着梨花雪，一點梅豆菁小。流水橋邊，流水邊橋，只聽的賣花人，聲聲頻叫。鞦韆外行人道，我只聽的粉牆內，佳人歡笑；笑道春光好；我把這花籃兒旋簇，食壘高挑。

（越恁好）鬧花深處，涌溜溜的酒旗招，牡丹亭佐，倒尋女伴鬥百草，翠巍巍的柳條。恁楞楞的曉鶯飛過樹梢。撲簌簌亂橫，舞翩翩粉蝶兒飛過畫橋，一年景四季中，惟有春光好。向花前暢飲，月下歡笑。

（紅綉鞋）聽一派鳳管鸞簫，見一簇翠圍珠繞，捧玉樽醉頻倒，歌金縷，舞甚麼，恁明月上花梢，月上花梢。

（尾聲）醉教酩酊眠芳草，高把銀燈花下燒。韶光易老，休把春光虛度了。

這裏彈唱飲酒不題。且說玳安與陳經濟，袖着許多花炮，又叫兩個排軍，拿着兩個燈籠竟往吳大妗子家，接月娘衆人。正在明間，和吳大姨，吳二妗子，吳舜臣媳婦兒，郁大姐，在傍彈唱着。正飲酒。見了陳經濟來，教：「二舅和姐夫房裏坐，你大舅今日不在家，衛裏看着造冊哩。」一面放桌兒，拿春盛點心酒菜上來。陪經濟，玳安走到上邊，對月娘說：「爹使小的來接娘們來了。請娘早些家去，恐晚夕

人亂，和姐夫一答兒來了。」月娘因着頭裏惱他，就一聲兒沒言語答他。吳大妗子便叫來定兒：「拿些甚麼兒與玳安兒吃！」來定兒道：「酒肉湯飯，都前頭擺下，和他一處兒吃罷。」吳月娘道：「忙怎的？那裏纔來乍到，就與他吃罷。教他前邊站着，我們就起身。」吳大妗子道：「三姑娘慌怎的？上門兒怪人家，比來大姑娘們在俺這裏？」大節下，姊妹間衆位開懷大坐坐兒；左右家裏有二娘，和他姐在家裏，怕怎的？老早就要家去！是別人家又是一說。」因叫郁大姐：「你唱個好曲兒伏侍，他衆位姐說你。」孟玉樓道：「他六娘好不惱他哩，不與他做生日。」郁大姐連忙下席來，與李瓶兒碰了四個頭，說道：「自從與五娘做了生日，家去就不好起來。昨日姑奶奶這裏接我去，教我纔收拾開闌了來。若好時怎的不與你老人家碰頭？」金蓮道：「郁大姐，你六娘不自在哩！你唱個好的與他聽，他就不惱你了。」那李瓶兒在旁只是笑，不做聲。郁大姐道：「不打緊，拿琵琶過來等我唱。」大妗子叫吳舜臣媳婦，鄭三姐：「把你二位姑娘，和衆位娘的酒斟上。這一日還沒上過鍾酒兒。」那郁大姐接琵琶在手，唱一江風道：

子時那這淒涼，如何過羅幃錦帳。和衣臥：歹哥哥，你許下我子丑時來，不覺寅時錯。疼心腸，等他待如何！拋閃了我，愿神靈降與他災和殃。

卯時的亂挽起烏雲髻，羞對菱花鏡。想多情穿不的綈綉衣裳，戴不起翡翠珍珠，解不開心頭悶，辰時已過了。巳時不見影，奴家爲你憂成病。

午時排，這相思真個害；害的我魂不在。想多才，你記的月下星前；誓海盟山，誰把你輕看待？他若是未時來，也把奴愁懷解；申時買個豬頭兒饕。

酉時下，不由人心牽掛，誰說幾句知心話？說冤家。你在謝館簾樓，倚翠偎紅，色胆天來大。我時點上燭，早晚不見他。亥時去卜個龜兒卦。

正唱着，月娘便道：「怎的這一回子恁涼淒淒的起來？」來安在旁說道：「外邊天寒下雪哩。」孟玉樓道：「姐姐你身上穿的不單薄？我倒帶了個綿披襖來了。咱這一回夜深不冷麼？」月娘道：「見是下雪，叫個小廝家裏取皮襖來，咱們穿。」那來安連忙走下來對玳安說：「娘分付教人家去取娘們皮襖哩。」那玳安便叫琴童兒：「你取去罷，等我在這裏伺候。那琴童也不問，一直家去了。少頃月娘想起金蓮的皮襖，因問來安兒：「誰取皮襖去了？」來安道：「琴童取去了。」月娘道：「也不問我就去了。」玉樓道：「剛纔短了一句話，就教他拿俺的皮襖他五娘沒皮襖，只取姐姐的來罷。」月娘道：「怎的家中沒有？還有當的人家一件皮襖。取來與六娘穿，就是了。」月娘便問：「玳安那奴才，怎的不去？却使這奴才去了？你叫他來！」一面把玳安去到跟前。吃月娘儘力罵了幾句：「好的好奴才，是你怎的不動？又遣將兒，使了那個奴才去了？也不問我聲兒，三不知就去了。但坐壇遣將兒，怪不的你做了大官兒！恐怕打勸他展指兒巾，就只遣他去！」玳安道：「娘錯怪了小的。頭裏娘分付教小的去，小的敢不去？若使來安下來，只說教一個家裏去。」月娘道：「那來安小奴才敢分付你？俺們恁大老

婆，還不敢使你哩。如今但的你這奴才們，想有些摺兒也怎的！一來主子烟薰的佛像，掛在牆上。有恁施主，有恁和尚。你恁行動兩頭，翻舌獻勤出尖兒，外合裏表，奸懶貪饞，奸滑流水。背地瞞官作弊，幹的那繭兒；我不知道？頭裏你家主子沒使你送李桂兒家去，你怎的送他？人拿着毯包，你還匹手去奪過去了。留了頭不留了頭不在你使，你進來說，你怎的不進來？你使就恁送他裏頭圖嘴吃了；却使別人進來。須知我若罵，只罵那個人了。你還說你不久慣牢成？」玳安道：「這個也沒人，就是畫童兒過的舌。參見他抱着毯包，教我：你送你桂姨去罷。使了他進來時，娘說留了頭，不留了頭，不在於小的。小的管他怎的？」月娘大怒罵道：「賊奴才！還要說嘴哩：我可不這裏閑着，和你犯牙兒哩。你這奴才脫脖倒拗過颺了。我使着不動，要嘴兒我就不信！到明日不對他說，把這欺心奴才，打與他個爛羊頭也不算。」吳大妗子道：「玳安兒，還不快替你娘們取皮襖去，他惱了。」又道：「姐姐，你分付他拿那裏皮襖與他五娘穿？」潘金蓮接過來說道：「姐姐不要取去，我不穿皮襖。教他家裏捎了我的披襖子來我穿罷。人家當的赤色好也歹也，黃狗皮也似的，穿在身上教人笑話。也不氣長久，後還贖的去了。」月娘道：「這皮襖纔不是當；倒是當人。李族少十六兩銀子，准折的皮襖：當的王招宣府裏那件皮襖，與李嬌兒穿了。」因分付玳安：「皮襖在大櫃裏，教玉簪尋與你就把大姐的皮襖也帶了來。」那玳安把嘴谷都走出來。陳經濟問道：「你往那去？」玳安道：「精是擡氣的營生！一遍生活兩遍做：這咱晚又往家跑一遭。」逕走到家，西門慶還在大門首吊酒。傅夥計同雲主管都去了；還有應伯爵，謝希大

韓道國，賁四衆人，吃酒未去。便問玳安：「你娘們來了？」玳安道：「沒來，使小的取皮襖來了。」說畢，便往後走。

先是琴童到家，上房裏尋玉簪要皮襖。小玉坐在炕上，正沒好氣，說道：「四個淫婦，今日都在賁四老婆家吃酒哩；我不知道皮襖放在那裏，往他家問他要去。」這琴童一直走到賁四家，且不叫；在窗外悄悄觀聽。只見賁四嫂說道：「大姑和二姑，怎的這半日酒也不上，菜兒也不揀一筋兒？嫌俺小家兒人家，整治的不好吃也怎的？」春梅道：「四嫂，俺們酒够了。」賁四嫂道：「耶嚨：沒的說。怎的這等上門兒怪人家，」又叫韓同子老婆：「便是我的切憐，就如東副東。一樣三姑跟前，酒你也替我勸勸兒。怎的單扳叫長姐篩酒，來斟與三姑吃？你四姑鍾兒斟淺兒罷。」蘭香道：「我自來吃不的。」賁四嫂道：「你姐兒們今日受餓，沒甚麼可口的菜兒管待，休要笑話。今日要叫了先生來，唱與姑娘們下酒？又恐怕爹那裏聽着，淺房淺屋，說不的俺小家兒人家的苦。」說着，琴童兒敲了敲門。衆人多不言語了半日，只聽長兒問：「是誰？」琴童道：「是我。尋姐說話。」一面開了門，那琴童入來。玉簪便問「娘來了？」那琴童看着待笑，半日不言語。玉簪道：「怪雌牙兒？因問着你，看雌的那牙；問着不言語！」琴童道：「娘們還在於子家吃酒哩。見天陰下雪，使我來家取皮襖來，都教包了去哩。」玉簪道：「皮襖在外描金櫃子裏不是；叫小玉拿與你。」琴童道：「小玉說教我來問你要。」玉簪道：「你信那小淫婦兒，他不知道怎的？」春梅道：「你們有皮襖的都打發與他；俺娘也沒皮襖，自我不動身？」蘭香對

琴童：「你三娘皮襖，問小鸞要。」迎春便向腰裏拿鑰匙，與琴童兒：「教綉春開裏間門拿與你。」那琴童兒走到後邊上房，小玉和玉樓房中小鸞，都包了皮襖交與他。正拿着往外走，遇見玳安問道：「你來家做甚麼？」玳安道：「你還說哩爲你來了。平白教大娘罵了我一頓好的。又使我來取五娘的皮襖來。」琴童道：「我如今取六娘的皮襖去也。」玳安道：「你取了還在這裏，等着我一答兒裏去。你先去了不打緊，又惹的大娘罵我。」說畢，玳安來到上房。小玉正在炕上籠着爐烤火，口中磕瓜子兒。見了玳安問道：「原來你也來了？」玳安道：「你又說哩，受了一肚子氣。」在這裏，于是把月娘罵他一節，前後訴說一遍；「着琴童取皮襖，嗔我不來，說我遣將兒。因爲五娘沒皮襖，又教我去來。說大櫃裏，有李三准折的一領皮襖，教拿與我去哩。」小玉道：「玉膏拿了裏間門上鑰匙，都在賁四家吃酒哩。教他來拿。」玳安道：「琴童往六娘房裏去取皮襖便來。也教他叫去。我且歇歇腿兒，烤烤火兒着。」那小玉便讓炕頭兒，與他並肩相挨着向火。小玉道：「壺裏有酒篩壺子你吃。」玳安道：「可知好哩，看你下顧。」小玉下來把壺，坐在火上抽開抽籠，拿了一盞子臘鴨肉，篩酒與他。無人處兩個就擱着。正吃着酒，只見琴童兒進來。玳安讓他吃了一盞子，便使他叫玉膏姐來，拿皮襖與五娘穿。那琴童把毯包放下，走到賁四家叫玉膏。玉膏罵道：「賊囚根子，又來做甚麼？」又下來遞與鑰匙教小玉開門。那小玉開了。裏間房門取了一把鑰匙，通了半日，白通不開，鎖了門；那玉膏道：「不是那個鑰匙，娘櫃裏鑰匙，在牀褥子座下哩。」小玉又罵道：「那淫婦丁子釘在人家不來！兩頭來回，只教使我着能開了櫃

裏，又沒皮襖。「琴童兒又往賁四家問去，來回走的抱怨了：「就死也死三日三夜，以省合氣！又撞着恁瘟死鬼，小奶奶兒們把人瘟也沒出了。」向玳安：「你說此回去又煮的娘罵，不設屏事鎖，只怪俺門。」走去又對玉符說：「裏間娘櫥裏尋沒有皮襖。」玉符想了想笑道：「我也忘記，在外間大櫥裏。」到後邊又被小玉罵道：「落婦吃那野漢子搗昏了，皮襖在這裏却到處尋！」一面取出來，將包袱包了，連大姐披襖，都交付與玳安琴童兩個拿到吳大妗子家。月娘又罵道：「賊奴才，你說同了都不來罷了。」那玳安又不敢言語。琴童道：「娘的皮襖都有了，等着姐及尋這件青廂皮襖。」于是打開取出來。吳大妗子燈下觀看，說道：「也好一件皮襖；五娘你怎的說他不好？說是黃狗皮，那裏有焦黃狗皮？與我一件穿也罷了。」月娘道：「新新是皮襖兒。只是面前歇胸舊了些兒，到明日從新換兩個遍地金歇胸，穿着就好了。」孟玉樓拿過來與金蓮戲道：「我兒你過來，你穿上焦黃狗皮，娘與你試試看好不好。」金蓮道：「有本事到明日，問漢子要一件，穿也不枉的。平白拾了人家舊皮襖，來披在身上做甚麼？」玉樓戲道：「好個不認業的，人家有這一件皮襖穿在身念佛。」于是替他穿上。見寬寬大大，潘金蓮纔不言語。當下吳月娘是貂鼠皮襖，孟玉樓與李瓶兒俱是貂鼠皮襖，都穿在身上。拜辭吳大妗子，二妗子起身。月娘與了郁大姐一包二錢銀子。吳銀兒道：「我這裏就辭了妗子，列位娘磕了頭罷。」當下吳大妗子與了一對銀花兒；月娘與李瓶兒每人袖中摘去一兩銀子與他。磕頭謝了。吳大妗子，鄭三姐，同二妗子都還要送月娘。衆人因見天氣落雪，月娘阻回去了。琴童道：「頭裏下的還是雪，這回沾在身都是水珠兒。只

怕濕了娘們的衣服，問鈴子這裏討把傘打了家去？」吳二鈴子連忙取了傘來。琴童兒打着頭裏，兩個排軍打着燈籠，一簇男女跟了，走幾條小巷到大街上。陳經濟路上放了許多花炮，因叫銀姐：「你家不遠了，俺們送你到家。」月娘便問：「他家在那裏？」經濟道：「這條衛衙內一直進去，中間一座大門樓，就是他家。」那吳銀兒道：「我這裏就辭了娘們家去。」月娘道：「地下濕，姐家去了罷。頭裏已是見過禮了，我還着小廝送你到家。」因叫過玳安：「你送送銀姐家去。」經濟道：「娘，我與玳安兩個去罷？」月娘道：「也罷，姐夫你與他兩個同送他去。」那經濟得不的一聲，同玳安一路送去了。吳月娘衆人便回家來。潘金蓮路上說：「大姐姐，妳原說咱們送他家去，怎的又不去了？」月娘笑道：「你也只是個小孩兒，哄你說着耍子兒，你就信了。麗春院裏，那處是那裏，你我送去？」金蓮道：「像人家漢子，在院裏嫖院來，家裏老婆沒曹往那裏尋去，尋出沒曹打成一鍋粥。」月娘道：「你來時兒，他爹到明日往院裏去尋他尋；試試倒沒的丟人家漢子當粉頭，拉了去看你。那兩個眼兒裏說着，看看走東街口上，將近喬大戶門首；只見喬大戶娘子，和他外甥媳婦段大姐，在門首站立。遠遠的見月娘這邊一簇男女過來，拉請月娘進去。月娘再三說道：「多謝親家盛情，天晚了不進去罷。」那喬大戶娘子那裏肯放，說道：「好親家，你怎的上門兒怪人家。」強把月娘衆人拉進去了。客位內掛着燈，擺設酒菓，有兩個女兒彈唱飲酒不題。

却說西門慶在家門首，與伯爵衆人飲酒，酒已將闌。先是伯爵與希大二人整吃了一日，頂額吃不下

了。見西門慶在樓子上打盹，趕眼錯把菓碟兒，帶滅碟都收拾了個淨光；倒在袖子裏都收拾了淨光，和韓道國就走了。只落下賁四，又不敢往屋裏去，直陪着西門慶，打發了樂工酒來吃了，各都與了賞錢打發出門。看着收了家火，滅息了燈燭，歸後邊去了。只見平安走來，賁四家叫道：「姐們還不起身，爹進去了。」那春梅聽見，和迎春玉簪等，慌的行回不顧；將拜了賁四嫂，辭的一溜烟跑了。只落下蘭香在後邊了。別了鞋趕不上，罵道：「你們都搶棺材奔命哩；把人的鞋都別了，白穿不上。」到道邊打聽西門慶姐李嬌兒房裏，都來磕頭。大師父見西門慶進入李嬌兒房中，都躲到上房，和小玉在一處。玉簪進來道了萬福，那小玉還說：「玉簪，娘那裏使了小廝來要皮襖，你就不來管兒，教我來拿！我又不知那根鑰匙，開樞門甫能開了又沒有；落後却在外邊大櫥櫃裏尋出來。你放在裏頭，又昏搶了你不知道。姐們都吃够來了罷？一個也會見長出塊兒來？」那玉簪倒吃相的臉飛紅，便道：「怪小搖婦兒，如何狗搗了臉似的；人家不請你，怎的和俺們使性兒。」小玉道：「我稀罕那搖婦請！」大師父在傍勸道：「姐們別讓一句兒罷？你爹在屋裏聽着？只怕你娘們來家，頓下些茶兒伺候着。」正說着，只見琴童抱進毡包來。玉簪便問：「娘來了？」琴童道：「娘們來了，又被喬親家娘在門首，讓進去吃酒哩。也將好起身。」兩個纔不言語了。

不一時月娘等，從喬大戶娘子家出來。到家門首，賁四娘子走出來廝見。陳經濟和賁四，一面取出一架小烟火來，去門首又看放了在同烟火，方纔進來。衆人與李嬌兒，大師父，道了萬福。雪娥走來向月

娘跟前磕了頭，與玉霄等三人見了禮。月娘因問：「他爹在那裏？」李嬌兒道：「剛纔在我那屋裏，我打發他睡了。」月娘一聲兒沒言語。只見春梅，迎春，玉霄，蘭香，進來磕頭。李嬌兒便說：「今日前邊賞四嫂，請了四個出去坐了同兒就來了。」月娘聽了半日沒言語。罵道：「焦成精狗肉們！平白去做甚麼，誰教他去來？」李嬌兒道：「問過他爹纔去來。」月娘道：「問他好有張主的貨！你家初一十五開的廟門，早了都放出些小鬼來了。」大師父道：「我的奶奶，焦四個上畫兒的姐姐，還說是小鬼？」月娘道：「上畫兒只半邊兒；平白放出做甚麼？與人家喂眼兒。」孟玉樓見月娘說來的不好，就先走了。落後金蓮見玉樓起身，和李瓶兒大姐也走了。止落下大師父和月娘同在一處睡了。那雪霰直下到四更方止，正是：

香消燈冷樓臺夜，
挑菜燒燈掃雪天。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去了。月娘約飯時前後，與孟玉樓，李瓶兒三個，同送大師父家去。因在大門裏首站立，看見一個鄉里卜龜兒卦兒的老婆子；穿着水合襖藍布裙子，勒黑包頭，背着綵裙，正從街上走來。月娘使小廝叫進來，在二門裏鋪下卦帖。安下靈龜，說道：「你卜卜俺們。那老婆扒在地下磕了四個頭；「請問奶奶，多大年紀？」月娘道：「你卜個屬龍兒的女命。」那老婆道：「若是大龍兒四十二歲，小龍兒三十歲。」月娘道：「是三十歲了，八月十五日子時生。」那老婆把靈龜一擲。轉了一遭兒住了。揭起頭一張卦帖兒；上面畫着一個官人。和一位娘子在上面坐。其餘多是侍

從人，也有坐的也有立的，守着一庫金銀財寶。老婆道：「這位當家的奶奶，是戊辰生，戊辰己巳，大林木，爲人一生有仁義；性格寬洪；心慈好善；有經佈施；廣行方便。一生操持把家做活，替人頂缸受氣。還不道是喜怒有常。主下人不足。正是：「喜怒起來笑嘻嘻，惱將起來鬧哄哄。」別人睡到日頭半天還未起，你人早在堂前禁轉。梅香洗鉢盂。雖是一時風火性，轉眼却無心；就和人，說也有。笑也有。只是這疾厄官上着刑星，常沾些啾唧。吃了你這心好，濟過來了。往後有七十歲活哩。」孟玉樓道：「你看這位奶奶，命中有子沒有？」婆子道：「休怪婆子說：兒女官上有些貴，往後只好招個出家的兒子送老罷了。不然隨你多少也存不的。」玉樓向李瓶兒笑道：「就是你家吳應元見做道士家名哩。」月娘指着玉樓：「你也叫他卜卜。」玉樓道：「你卜個三十四歲的女命，十一月二十七日寅時生。」那婆子從新撇了卦帖，把靈龜一下，轉到命宮上住了。揭起第二張卦帖來；上面畫着一個女人，配着三個男人。頭一個小帽商旅打扮。第二個穿紅官人。第三個是個秀才。也守着一庫金銀，有左右侍從人伏侍。婆子道：「這位奶奶，是甲子年生。甲乙丑海中金，命犯三刑六害，夫主尅過方可。」玉樓道：「已尅過了。」婆子道：「你爲人溫柔 and 氣，好個性兒。你惱那個人，也不知；喜歡那個人也不知；顯不出來一生上人見喜下欽敬，爲夫主寵愛。只一件：你饒與人爲了美，多不得人心。命中一生替人頂缸受氣，小人駁雜；饒吃了還不道你是你。心地好了去了；雖有小人，也拱不動你。」玉樓笑道：「剛纔爲小廝討銀子，和爹亂了這回子。亂將出來，自我吃了却是頂缸受氣。」月娘道：「你看這位奶奶往後有子沒有？」婆子道：

：「濟得好，見個女兒罷了。子上不敢許。若說壽倒儘有。」月娘道：「你卜上這位奶奶。李大姐你與他八字兒。」李瓶兒笑道：「我是屬羊的。」婆子道：「若屬小羊的，今年廿七歲，辛未年生的。生幾月？」李瓶兒道：「正月十五日午時。」那婆子卜轉龜兒，到命宮上砑磴住了。揭起卦帖來，上面畫着兩個娘子，三個官人。頭個官人穿紅，第二個官人穿綠，第三個穿青。懷着個孩兒，守着一庫金銀財寶。傍邊立着個青臉獠牙紅髮的兒。婆子道：「這位奶奶庚午辛未路傍土，一生榮華富貴，吃也有，穿也有，所招的夫主都是貴人。爲人心地有仁義。金銀財帛不計較。人吃了轉了他的，他喜歡，不好吃不轉他倒惱。只是吃了比肩不和的虧，凡事恩將仇報。正是比肩刑害亂擾擾，轉眼無情就放刁，寧逢虎摘三生路，休遇人前兩面刀。奶奶你休怪我說；你儘好足紅羅，只可惜尺頭短了些。氣惱上要忍耐些，就是子上也難爲。」李瓶兒道：「今已是寄名做了道士。」婆子道：「既出了家無妨了。又一件；你老人家，今年計都星照命，主有血光之災。仔細七八月要見哭聲纔好。」說畢，李瓶兒袖中掏出五分一塊銀子。月娘和玉樓每人與錢五十文。剛打發卜龜卦婆子去了，只見潘金蓮和大姐從後邊出來。笑道：「我說後邊不見，原來你們都往前頭來了？」月娘道：「俺們剛送大師父出來，卜了這回龜兒卦。你早來一步，也教他與你卜卜兒也罷了。」金蓮拉頭兒道：「我是不卜他。常言算的着命，算不着行。想着前日道士打看，說我短命哩。怎的哩！說的人心裏影影的；隨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溝裏，就是棺材。」說畢，和月娘同歸後邊去了。正是：

萬事不由人計設，一生都是命安排。

有詩爲證：

甘羅發早子牙遲，彭祖顏回壽不齊。

范單家貧石崇富，算來各是只爭時。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君瑞遇鴛

宋正人

卷之七

七